雲養集 九十

雲養集第九卷篇數

疏十
狀啓二
召對三附所懷及進奏新年祝語
告布二
公函十
御製代撰序一冊文三國書二詔一綸音布諭六教令一教書一致祭文十疏批一咨文一書翰一園誌銘一誌文
附記一

第十卷篇數

序四十五

雲養集卷之九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 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 編輯

疏 共十九錄十

辭吏曹叅議疏 辛巳九月

伏以國家官人之制必稽其功能而授之稱職不然則循資考望節次推遷雖微官冗司不可苟然而得之也臣猥以無似濫廁朝列在內而無補居外而蔑效近者待罪南邑經歷周歲徒竊廩俸之厚曾乏絲毫之報召灾致旱海沿饑荒使殿下之赤子將至於流離顚連而坐視莫救承命赴召投艱後人有時念及內自慙訟不圖山藪

之量偏施雨露之澤地部之佐天官之貳日降一誥龍光遍體每奉
恩旨輒增悸恐夫天官非冗司也佐貳非微職也以臣資淺以臣望
輕驟居人先有若酬功賞能拔例超遷者然是爲無望之福必致過
分之灾況復政命在邸召牌儼臨以臣之素乏藻鑑全昧選格一朝
冒居銓席使之代斲則徒見血指而汗顔不免招謗而貽譏臣之不
稱於是職不待臣言而想有　淵鑑之孔昭矣若以臣所帶領選之
任將有于役之勞則亦臣分之所當然耳惟僨誤之是懼豈榮寵之
敢望惟我　聖上體四壯懷歸之念軫皇華靡及之義凡係下情無
微不燭有願必遂臣雖顚沛道路糜粉身軀猶不足以報塞萬一顧
何敢遽玷名器以累　聖朝迪簡之政哉左右思量承膺無路玆敢
冒陳衷私仰瀆崇嚴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亟遞臣三銓之任以重

官方以安微分焉臣無任兢懼祈懇之至

以領選使渡灣時疏 辛巳十月

伏以臣以駑下之才謬蒙 聖恩猥充領選之任才短任重無以報答晝宵憂懼不遑啓處馳到灣上加選工徒恰滿十人之數今將徹裝渡江矣瞻望觚稜雲山萬重區區戀結之懷不能自已竭其愚衷敢效芹曝之誠伏願 聖明垂察焉謹按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帝王守成之大要也故明者察乎幾微防於未然若已亂已危則功倍而事無及矣我國昇平數百年民不見兵安常守舊恬嬉成習此事勢之固然若在往日無事之時則可方今宇內氣運大變異域殊類海經之所不著王會之所不圖者其種不一各治兵駛船合從連衡以兵力相雄以法律相持彌滿天下水陸漸逼此非特

幾微之見而形跡已大著矣當此之時猶欲閉户不見高枕而安卧其可得乎 殿下爲是之憂奮發有爲思惟禦侮必先練兵苟欲練兵宜資利器故廣選工徒遠赴天津不惜資粮之費冀獲製造之用此誠爲 宗社爲生民斷斷苦心而欲保之於危亂之前也雖然無窮者事變也難繼者財用也古之善爲國者必裕財足用以備不虞之事財恒不匱事亦無闕今則財用耗竭事不可已公私帑藏所在空虛徵求無藝民生日瘁國家欲有施爲動輒窒碍未見急切之效秖增勞費之弊於是浮言興於外亂萌生於下此亦形跡之已著非特幾微之見而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凡用財之道出於不得已則雖多無怨出於可已而不已則雖少必謗減無益之費盡歸有益之用捐不急之需專治當急之務則事業可興民謗可息亂萌可消

福祿可延其要不過克己節用而已臣不敢以闒冗膚淺之辭張皇冒瀆請誦古人之言以陳之明朝胡世寧上備邊疏有曰崇節儉以制財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粮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財用已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何以不窮財何以不匱也哉伏願皇上以祖宗之付托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

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凢百痛加抑損力爲撙節特敕户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凢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至於官員饋送之厚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竊伏念此疏所陳剴切明白未知見用於當時而亦足爲後世之龜鑑矣自古論備邊者未有不以節用爲先務苟能節用百事可做若不能制節徒事備邊則始雖銳進終必無成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傷財病民貽笑他國豈小故哉伏願 殿下大加警省痛自克己念周書保邦之義採胡氏節用之論常存惻隱如傷之心毋替發强剛毅之志以之莅民則丕應而徯志以之交隣則懷德而畏力何求而不獲何

爲而不成哉臣職卑識淺不當論事而厚被 恩殊渙肥淪髓今當
遜遑 天陛義難泯默不揆僭妄之罪敢陳芻蕘之說伏乞 聖慈
察臣狂愚無他而幸賜財納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昧死以聞 按當時百弊膠固不可枚舉而最尤甚者厚斂而濫用也余每懷投進一疏痛陳其弊而恨無可言之階適以領選使渡江時冒進此疏援引明臣章奏附陳己意迎闕疏上後舉朝譁然以爲非所當言至於自稱有識之某大官亦然余至今思之識不知其何故也未幾有壬午軍變此爲我邦造亂之始豈非寔斂濫用不恤軍情之所致歟吁可歎也庚寅春在靈塔追記

辭超陞資憲疏 癸未八月

伏以臣自通籍以來十年之間所被 恩造皆出常格之外每除旨
一下轟然有當於物議者蓋幾希矣顧其報答之實絲毫蔑有榮寵
愈極愧懼愈深適者正卿峻秩又蒙 特旨超授臣誠惝恍震駭莫
曉其何爲而致此也夫臣之不肖無似固已莫逃於 淵鑑之下矣

出入禁闥曾無一言之獻替宣力四方又乏一事之對揚僨誤山積譴何是俟幸蒙聖上哀憐而曲庇之俾有祿秩得至今日揆分陳力斯已過望矣至若置之八座之列序於三公之下其位不輕其責斯重雖聞望資歷愜於公論而節次推遷者莫不逡巡退讓臣是何人一朝驟躋出羣彥之右晏然若固有而冒應哉臣之拙規向不欲崇飾虛讓規避占便凡職分內事義所當爲力所可及者惟有向前而已然自惟小器不足大受器滿則溢負重則仆徒貽則哲之累自速不衷之譏此又所大懼也左右參倚趨承無路玆敢畧控衷懇仰瀆崇嚴伏乞天地父母俯賜鑑諒亟命收還臣新授資秩俾公器無濫而私分獲安焉

乞止砲粮移劃疏 癸未

伏以臣竊伏見政府回啓下者有江華砲粮用餘每年六千石移劃
忠州之處分矣臣愚不肖於水陸形便未嘗講究而忝守江華適承
是命不敢不以耳目所及仰塵　崇鑑伏惟垂察焉夫江華一島處
京江入海之口爲國都門户自上世以來有事則爲必爭之地以往
事觀之失京城而係江華則有之矣失江華而保京城則未之聞也
彼時海路未開舟楫不利戰守之要不在海口而猶尚如此況今交
際傍午輪船如織萬一有微末之釁狡焉何便扣輕輪架利砲直達
京江兩岸守備踈虞坐視而莫可奈何豈不寒心自古名碩之論莫
不以江華爲保障重地用專力而增修之意正有在議者以爲自仁
川開港江華便成閒僻之區不足設備竊恐不然無事則守其約條
仁川爲通商之塲有事則乘其便利江華爲必經之路何者舍舟登

陸涉險僥倖賠害商民結怨衆國彼亦審於利害斷不出此徒見目下商船之集於仁港遂以江華為不足備豈達論哉江華沿海防堵非一二千兵所可彌縫自丙寅以後設置兵額三千其支放之需在於砲粮及蔘稅自辛巳移劃蔘稅之後庫儲耗竭及臣到府之日見營鎮各廳及兵丁等朔下停放為十六七朔呼訴遝至臣伏念兵無餉需徒滋禍本故任怨減兵至為二千五百名所減既多所費頗省才經一年稍有餘儲方欲加抄一營漸次復舊節取剩餘以備不虞東可以接應仁港西可以控制海西庶以增鞏海防絶人窺覦之念此臣區區之志也今此砲粮移劃數逾半萬加抄不遑更議見存亦難繼哺使此天險咽喉之地將至無兵可守無食可餉他日有事坐失主客之勢寧不可惜乎臣待罪本營十有八朔有百債誤無一報

答恒懷慙懼如負大荷當此砲粮殺劃之際日見利害的然默然無一言仰累則負國之罪尤無所逃玆敢不避猥越敢效愚見伏願

聖上淵然深思亟寢成命俾海防得固內地有恃不勝幸甚

辭江華留守外務協辦機器局總辦疏 甲申三月

伏以臣以駑下之材猥叨重寄待罪江華三年于玆矣夫江華一面雖蕞爾小島實爲海門要衝京江咽喉之地自古爲居留之任者非材兼文武有望實之人不能當鎖鑰之重况今商務新開遠人麕集尤宜愼擇其人勤備陰雨防之於未然以守慢藏之戒斷非如臣闒茸所可堪任明矣臣於辛巳秋東還之時倉猝承命無可顉免因循冒據爲日已久竊不自揆妄欲效其職守以爲報答之地其奈性質昏惑才識淺短終蔑絲毫之補徒添僨誤之罪加以外署要職機局

繁務日出役役奔走疲頓以是在京日多營務癏曠治民訓兵委之屬官而漠然若無所干涉此時此任豈當踈忽乃爾乎見今瓜期已迫無煩更遞而衆務埤益力不勝擧一日隳職將有一日之害玆敢不避猥越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將臣所帶本兼之任亟賜鐫免擇授賢能俾公器無曠私分獲安不勝幸甚

辭兵曹判書外務督辦疏 乙酉正月

三慶纔擧百祿是荷景命與年俱新雷歡匝域維切仍伏念臣以樗櫟之材蒲柳之質不堪驅使於艱虞之時自知甚明故向於江華留守外務協辦之任陳辭更免屢瀆 聖聰曾未幾日猥叨本兵之職纔歷月而又陞督辦此皆倉猝之事非以望選至如泌符復綰而旋解騎啣仄免而還授蒼黃顚倒莫此爲甚當此之時不知官之膴薄

事之難易惟有黽勉承當而已何暇揣分量能雍容念及於辭受之義哉到今駭浪纔息驚魂稍定靜而思之不覺赧汗夫去月聞望不愜居留者今月何以膺本兵之要昨日才識不堪協辦者今日何以當督辦之重乎左右思量不得其說今日之仍冒是則前日之丐免爲誣罔也前日之丐免是則今日之仍冒直不過貪戀而已二者必居其一臣何敢以僥倖爲利抗顏朝端哉且伏見向日綸音下者諭以各任其職夫各任其職者一人任一職之謂也凡人才力有限齒角難兼一人欲兼治數事雖瘦竭精神鮮有不敗事者況臣才智駑下神識耗遁而所帶之職有關民國安危交際重大之務若事敗而受債誤之誅究亦何補於國哉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夫上農之家壓治百畝若過於此則耕耘失時無望有秋何者力不及故也伏

顧　殿下察甫田之戒諒陳力之義亟遞臣本兼諸任妙擇其人各授其職俾人與職耦俱相稱國與家並受其福則臣雖退處溝壑不滅軒冕之榮矣臣無任屛營祈懇戰栗俟命之至

自列疏 丙戌秋

伏以臣賦性昏愚見識糊塗遇事徑行不加裁度不自覺其陷於大戾也甲申之變臣收瘞逆臣之父屍臣時在禁中對人輒說所謂通朝所共知者非虛語也已經三年不聞訾議遂自恬然不知其爲罪向於臺疏之發臣名雖未露出臣罪自無所逃不覺心膽俱墜惶汗浹背回首思之是誠何心原臣之情其眞出於護逆耶人言胡爲而至此哉若諉以姓名不露晏然在職尤豈非無恥之甚者乎五內失守屛伏惕息廢閣事務恭俟斧鉞之誅何圖　聖度天大飭諭申降

先施譴罷而還收繼蒙拔昇而旋寵愛之欲生匪怒伊教臣受　恩罔極惶隕感泣夫人臣而被護逆之名不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幸而蒙日月之明照燭覆盆矜其無知恕其昏愚曲庇周全俾保一縷寔萬萬夢想之所不敢到況乎罰不蔽辜而復叨榮寵不畏人言自同無故則天厭神怒必受其禍僥倖之福豈可再望俯仰蹙踖無地自容茲敢冒昧自列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歸臣司敗施以當律以昭王章而謝輿論臣無任感恩怵義惶迫待命之至

再疏

伏以臣屢蒙嚴切之教積增逋慢之罪無似賤蹤煩瀆　聖聰雖萬死不足以贖其辜矣日前問啓之下臣之罪狀自實無餘繼呈一疏恭俟誅罰不圖　聖德包容敦迫備至臣雖魚豚至愚豈不知感顧

其情私有萬萬不能自安者故臺疏中不露姓名臣不以為幸雖蒙嚴切之教臣不敢承命蓋罪有未勘則義難冒進直一窮人無所歸而已臣於陳疏待批之日恭遇 聖節臣之所寓適在建春門外聞千官趨班車馬駢闐臣亦化育中物粗具犬馬之誠歡欣慶忭豈從於人而咫尺觚稜瞻望不及獨行踽踽復出城外此豈得已而為之哉及伏奉 飭教下者其時掩埋事情早已洞然見諒恩義浩蕩感淚被面即宜竭蹷隨牌出承 恩命而顧臣負犯至重威罰不加臣之難進情私與昔無異若復晏然不顧冒沒出肅國法由是而壞損臺風由是而解體臣是何人重干斯咎俯伏思量末由承膺茲又不避屑越冒瀆 崇嚴伏乞 天地父母鑑臣微衷亟施當律庶開日後自新之路不勝幸甚臣無任恐懼俟命之至

三疏

伏以臣負難貰之罪蒙無大之宥日前迫於 嚴命悉暴微衷不徒不加重誅乃反猥承溫批懇迫之辭徒歸文具惶蹙之蹤只增逋慢臣於是不免罪上添罪矣臣自屛伏以來晝夜思惟臣之才具本不足適用器量亦不合大受而數年以來過蒙奬用臣不自量度謬膺重任非不欲竭其所知以補萬一而其柰知識淺劣昧於時措虛貫國廩了無一事之可稱凡物不進則退功不成則敗旣蔑報效自多僨誤此必至之勢也顧今民憂國計非臣之愚所敢妄論而至於外務一事其責專在於臣自夫修好通商以來國勢日益不振民生日益困瘁上自有識之紳士下至市井小民鄉曲愚氓莫不歸咎於外署之無人臣亦有耳豈不聞知亦無辭可明黽勉從事竟致輿情久

蓄公議莫掩是臣愆殃所積不但爲埋瘞一事而發也臣乃怳然自覺惕然潑省恨不能陳力就列亟自決退坐令國事至此誰復怨尤爲今之道惟有亟被威罰以謝人言幸而蒙一縷之特貸卽當退伏田野還遂初服以贖旣往之罪斷不堪復供驅使於淸明之朝也臣情急勢窮言不暇飾惟願 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無任戰栗懇悸籲天祈懇之至

制度局總裁除拜後自列辭職疏 隆熙元年丁未六月

伏以堯心傳一舜德協華休烈丕承於顯謨 聖孝歡奉於長樂謳歌欣忭率普惟均竊伏念臣罪臣自知之苟非我 太皇帝好生之恩曁我 聖上之至仁大德安得保其一縷至今視息於覆載之間哉長與海島魚鱉共泳恩波歌詠 聖德以終餘年此臣微分之所

大幸也迺者格外 恩宥忽降於霈澤之餘俾得生還故土復見天日已是夢想之所不敢望者也茲又伏奉 聖旨以臣爲制度局總裁者臣聞命驚惶若隕淵谷方今 聖朝萬化維新百度更張恢弘山藪之量不遺簪履之舊臣於此時有不敢以區區情私妄陳去就之義然以臣之疵纇滿身雖欲拂拭不可得矣旣已幸逭於天誅又復冒廁於朝班是豈識世間有廉恥者乎棲遲故山只切首邱之戀瞻望象魏莫效傾陽之忱無路承膺有泚被面茲陳短章冒控哀衷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還收臣新授職名永刊仕板以重公器以安私分焉臣不勝感恩忱義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狀啓二

海西繡啓 丙子○別單不錄

竊伏惟海西一路爲畿輔之蔽處山海之間沿海斥鹵近山磽确結賦所收本自零星而支勅供使之費偏爲浩穰水漕陸輓之路極其艱險若非朝家優恤之惠守令撫字之勤民之困瘁甚於他省矣故上納則許以代錢省其稍航轉輸之苦結價則定有恒式防其隨意過徵之弊糴糶則多爲卧還身役則均以戶布三政之瘼次第向蘇一方之民庶幾息肩此莫非我 聖上憂念元元勤恤覆育之神功也但自去年以來使徐剩年公私俱乏又值今夏亢旱入秋早霜一夜之間判爲歉荒滿目蕭然民情遑急將使國家撫養之赤子不免阻飢而重貽 宵旰側席之憂言念及此寧不寒心求頭濟荒之政在於廟堂措劃而當此之時凡係爲民患害者尤宜一切矯革以舒其困謹擧目下可捄之弊沿路尤急之務條列仰奏以備財擇是白

齋

請矯捄廣州還弊狀啓 丙戌三月未呈

臣以不才誤蒙 天恩五年之間再叨居留之任其所委寄無非山海關要害重地職忝守禦其責不輕曾蔑已試之功何望將來之效晝宵憧憧僨誤是懼况臣方在外省酬應匆忙實無暇兼察營務溺職之罪在所難免是白乎旀在於去月望間暫赴本營兩宿而還至於境內利病營中事務一無省得是白乎乃素所飫聞而稔知者惟本營還餉一事爲八道所無之巨弊民不聊生流徙相屬臣於到營以後細加撥問考核文簿則其弊始由於以錢代米欲以寬民終至於以米代錢適以病民名之不正理亦不順轉成痼瘼莫可醫治見者莫不寒心聞者無不永歎而矯捄無術因循拖過到今錢日益賤

米日益貴而吏士支放又不可闕則雖欲不變不可得矣試考營中事例結米身米與各道還耗等各樣應捧之米合以計之延數支放不知何時變米爲錢漸至無一升一合以本色收納者彼時米價甚低以詳定代捧不甚見虧挽近以來米價朝夕騰踴視昔日所定殆將十五六倍而營府吏士一年粮料爲六千二百餘石不得不以本色支放矣從前各樣穀簿並以代錢磨鍊無他着手之處則剜肉醫瘡苟且彌縫還米於是乎受病是白如乎本營現在糶糴之穀爲一萬六千餘石取耗補用爲一千六百餘石又於色落中取一千餘石合二千九百餘石此爲支放之需而不足米尚爲三千三百石之多惟此三千三百石更無可補之道往在辛未年間吏士闕料將至渙散之境始以詳定一石價錢六兩買還米三千三百石以充其數至

今遵行而今之米價視辛未年又增十倍以錢六兩收米一石還民之吃虧每石爲七八十兩而戶大者受四石十四斗至小者亦受一石四斗又於還戶之中有力者圖囑蠲減無力者俛首疊受毫無生處之樂舉有適彼之意若不及今變通一境殆將空虛巋然片城豈能獨自爲守哉竊伏念朝家軫念圻民異於各道以其近於都城服役勤勞故也況乎廣州一府是保障重地 陵寢所在其所體恤尤非他邑之比粵自蕩還歸結或卧還取耗以後八道之民始得息肩獨廣州還弊愈往愈甚何哉蓋此矯捄之方惟在於卧還取耗以結收米二者前人未嘗無矯捄之心而二者均有碍難迄未更張其一爲城餉所重不可卧還也其一爲以結出米結價驟重也臣竊伏念城餉一事非無所重遠村之民牛載馬馱輸納於崎嶇絕頂 其往来

之勞耗縮之費不可勝言而糴米留庫不過冬春間幾月而已無補於緩急之需往者尚有留庫米四千石以備不虞今則蕩然無存然則城餉所重有名無實徒爲害民之資矣雖以結價言之三南一結所捧或至四五十斗至如圻輔諸邑每結或收租五石三石不等雖三石之租尚不下二十餘斗之米矣考諸本營事例每結亦出米二十餘斗此是古制也今焉結價至廉與無稅同有田者多非境內之民而坐享其利此所謂僥倖之利也貧窮不能自拔者秋無擔石而偏被疊徵之苦愚民無知皆怨吏還之日增然其實吏士支放不增於舊徒緣米價日高代錢自如豪民減等殘戶偏重故也夫有田者有租古今之常制也今以代錢輕捧使民有僥倖之利非長久可繼之道是白乎所應請自今以後按結出米一遵本營舊制及他邑最

輕之例出民結二千二百八結每結收米二十二斗合米三千二百三十八石六斗是乎遣本營應分還總一萬六十石宜自今停其糴糴只收耗色落合三千二百石是白乎所計結稅還耗都合米爲六千四百三十八石六斗較支放原數剩餘爲二百三十餘石以充前日結價中應下不足之數一萬餘兩苟如此則田賦户調兩得均平民减轉輸之勞户免疊徵之苦流亡可以還集保障可以增葺地得人和緩急足以有恃是白乎旀又於歲入錢穀之中精畧磨鍊節蓄剩餘歲歲添補爲常留不虞之備則不出十年其效必著視今日無益之糴糶利害相懸矣臣猥膺重寄適當紬繹之會如器將傾如水將決失今不防後患方大而事係變更有難擅便乙仍于兹載摔採輿論商確便否據實馳啓爲白去乎請令廟堂稟處

召對錄三 共四

迎春軒召對

丁丑四月二十七日上番兼允中下番金允植承旨趙準永閣臣金興均冊子通鑑第八卷

自正月晉羊祜止不復有言讀釋訖奏曰羊祜之勸晉武平吳可謂算無遺策謀敵則可矣謀國則未爲得矣夫人主以天下爲無事則易生逸豫怠惰之心此禍之所由生也晉武素有侈心而藉父兄之業其勢足以縱慾而所不敢逞者以有吳寇未平戒懼之心尚存于中也故泰始之初勵精圖治頗有令名及吳平之後君臣荒宴馴致猾夏之變其害豈止於吳寇而已哉羊祜方面之臣也職在疆埸慮不及遠惜哉春秋鄢陵之戰范文子不欲擊楚蓋慮厲公之因勝而怠也大臣憂國之道固不當若是乎 上曰國雖治平恒存勵精圖治之心乃可有爲豈可以外無敵國之患而少可弛慮哉對曰自非

聖人鮮能戒懼於無事之時故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法家拂士必多逆耳之言敵國外患常有動心之
警言無逆耳警不動心則流於宴安駸駸然如酖毒之害人而不自
知也豈非有國之大憂乎　上曰然矣務存外敵之患者欲使人主
不得放心也對曰人主偷安則縱肆之心生而不可復制宋臣李沆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奏之蓋欲不忘警戒使逸豫之慾無暇
而生也故聖明之君雖致治平常有凜凜之心不敢自滿矣　上曰
人主每出一令行一事不敢自以為是再思三思然後鮮有敗事曾
子曰日三省吾身豈可少忽乎對曰人非堯舜未必每事盡善但當
臨事循省若知其出於公心則斷然行之涉於私欲則決然去之不
可留疑於胷中疑多則事必無功曾子所云乃平日省察之工學者

修身之要也省與思有異焉若臨事三思則反致惑焉且臣之所奏非謂是也雖事事皆善不自滿假國事已安常存警惕則善者愈善安者愈安古之帝王所以保國長久者皆由於兢業之一心也閣臣金輿均讀奏訖　上曰漢世匈奴强盛大爲中國之患以武帝之盛猶不能取服曹操何以能分部立帥耶臣對曰匈奴之强莫盛於漢初至宣帝時漸至衰弱呼韓邪稽首歸服王莽時又屢經攻勦敗散無餘至于漢末不能自立散處邊郡及內地如同編户此曹操之所以能分立部帥也　上曰所謂五胡皆南單于之種耶對曰氣類雖近種落各殊劉淵胡也卽南單于之種也石勒羯也苻堅氐也姚興羌也慕容跖拔宇文諸種皆鮮卑也　上曰置侍子爲質者慮其有反覆之患而然歟對曰計雖爲此反受其害以劉淵梟傑之才久處

中國政令得失形勢虛實無不知之終啓窺窬之心若早處邊郡豈至是乎此江統徙戎論之所以作也

戊寅七月晦次對所懷 領相李最應承旨李裕承史官李重七洪鍾永余以副應教進

伏以臣謏陋寡學猥忝論思之職揣分量能報答無地頃者數蒙召接討論漢晉間事每到治亂之機邪正之分酬酢如響取舍明決聖學之深造竊不勝欽仰攢祝而第念典學之工貴於無所間斷眞積力久知行兼進然後方臻高明之域伏見近年以來法講循例稟請召對亦爲久曠見今公除甫過廞儀在前伏念哀遑之中未暇漫及於他務然他務皆可置之惟典學之工不可暫輟也何者人主一日不講學則無操心之效而政令施措無非苟且顧其爲害豈淺尠乎是以 肅廟在諒闇之中頻御經筵臨文讀之但未嘗問辨質難

以寓不言之意由是觀之我朝　列聖以來未嘗以卒哭前停經筵也　殿下亦於甲子初元纔過公除即命召對今何以異於前日乎且伏念　東宮邸下尺衣漸長智慮方開所觀感而倣效者惟在於殿下之身教而已　殿下於機務之暇躳覽書籍沉潛溫繹拈出一二格言時時誦說而導誘之則　東宮邸下必當蚤諭而服膺之聞見習熟以為家法當如是也典學當如是也　殿下若不能自强少示厭倦之色則　東宮邸下亦必從而弛志不知學問之為重矣故他日書筵臣等之百番勸讀不如今日　殿下之一番身教也伏願　殿下深留意焉

癸未除夕日進奏新年祝語

癸未歲除之夜余與尹泰駿李祖淵（二人時帶左右營使）同為入侍三人約陳

所懷爲新年之祝余奏曰孔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信者立國之大節也今百度隳弛毛髮皆病其源在於無信而已夫發號施令者信之表也黜陟賞罰者信之符也今朝下一令而夕已廢之日降德音而皆屬文具民何以服從有聲績守令屢登於道繡臣褒啓者無故見汰更不錄用貪吏墨守數發於民狀者非徒無罰反加崇用民何以勸懲哉此由於 聖意中去一私字不得故致壞此大信也無信無公何以爲國伏願自今毋爲私意所牽確立公信之道審可以施行然後發令察國人之好惡然後用舍之則民志不惑庶績咸熙庸敢以是爲新年之祝

告布 共九錄二

海西繡行時勸諭文 丙子七月

爲勸諭士民事先儒有云攸好德爲五福之本夫壽也富也康寧也考終也此四者已定於賦命之初何以待攸好德而爲本也夫攸好德固非一事而其最要有四曰孝友睦婣是也人能有此四行則天佑之神扶之人愛之所以能致諸福者也苟不能有此四行則天厭之神棄之人惡之所以不能延其壽不能保其富身不得康寧命不得考終此理灼然聖人豈欺我哉道自入境以來採訪民隱周察謠俗其民多勤儉爲家能致素封之業此固可尚而非所宜憎奈之何稱譽甚少毀言孔熾凡食衆之家疵纇尤多或忘哺烏之義或少舐犢之恩或讐視骨肉或屛棄糟糠歛怨於宗族隣里流醜於中冓帷薄者不可勝記雖云人言未可盡信亦豈無自反之道乎一傳再傳至于入廉亡身敗家種種有之此豈非不能好德之明驗歟嗚呼無

罪而懷璧尚云有罪況有罪而懷璧乎惟彼愚民不識畏懼廣招禍端如恐不及其禍至而勢窮則罔念改過之道惟持納賄之術何其良心之傷惑一至此也誠以道所聞見於近邑者言之若康喆謨之世篤家行閨門肅雍崔致淳鄭彥仁之發粟捐錢恤究助窮金晚檜之節儉制用盡誠待客一郡之內有口皆稱人莫不憂其憂而樂其樂行誼若此雖歷十世宜享富康之樂此果非好德之報歟嗚呼人孰不欲孝養父母睦婣宗族而亦有貧不能濟其志者矣今幸而不貧足以濟志則鄒聖所云事親敬兄之樂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苦而捨此樂事自陷於魑魅禽獸之域乎事關風化不容泯默故今於按事之日先治傷倫之尤大者數人其餘不忍露名許其自新玆以申複勸諭爲去乎其各洗心改行自求多福宜當向事

順天莅任時下帖十八面執綱 庚辰六月

為下帖事今此巡營關文據因政府知委備載筵教首末即以布告各面俾知 聖意所在出於尋常萬萬廣詢人才以備上擇係是不可已之事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夫行者非必道全德備之謂也才者非必經天緯地之謂也大而百夫之良小而一枝之能天不虛生各適其用本府處山海之間磅礴扶輿之氣必鍾奇魁之材但以地遠鄉僻不能自達於朝抱器不售者自古何限方今 聖明在上宵旰圖治四隣多虞桑土是急而上下憂勤憧憧靡已者惟在於求賢用能而已迺者於大僚筵接之辰渙發 玉音命內而九卿外而嶽牧各以六條舉人將使野無遺賢朝無曠官此不世之盛舉也 王言一出四方風動廟飭營

關諄複鄭重凡在守土之列宜盡對揚之道而官新莅茲邑素乏藻鑑不知巖穴海曲何人爲賢何人爲能版築魚鹽之徒隱市抱關之倫有才莫試鬱而不伸或悲歌白石高吟梁父或抱經窮廬永矢不諼者非無其人但患有司求之不勤豈可以無好人三字盡蔽一邑乎幸今遭逢千一奮發有爲之秋側席待賢好爵縻人不限門地不鄙鄉外不拘年齒雖莞庫之賤甘終之幼苟有其實將朝奏而夕召矣凡此六條皆當今切急之務非應文備數之具用才之道不求備於人六者苟有一焉猶可效當世之用而答　聖主之意夫子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有志之士不於此時自奮見知於上更待何時竊念鄉里望宿必有月朝定評以此六條悉心究訪公議判薦如曰人無可用是誣一邑也如曰我非其人是自暴棄也至若詞華浪譽

術數虛名祗足眩人無裨實用必求望實相稱有益於固圉保邦之道利用厚生之事者精當論定以為報瞽之地又或有卓犖不羈之士自謂非狂造門自薦者亦當破格相待叩盡底蘊如有可用一體薦報以此知悉奉行無歸文具是望向事

公函 共五十三 錄十

袁總理世凱 乙酉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初四日準貴總理照會並抄粘總理衙門來咨一件為土們會勘一事均已奉閱前據敝邦咸鏡北道按撫使趙秉稷所報本年十月十九日勘界使李重夏同吉林派員督理商務委員秦瑛琿春派員邊務承辦處德玉護理招墾琿春邊荒事務賈元桂會勘白山之分水嶺拂水揭碑呵毫繪山同月二十七日一行還

到茂山等語並將白山分界圖齎來據此按圖辨方山脈水派均有可據石碑土堆標識宛然謹按康熙壬辰定界時事已有敝邦承文院彙載故實參以今日畫圖碑堆昭然相符的無疑混聖祖仁皇帝念邊徼榛荒疆域難分易滋後人之惑特派貴臣查定疆界碑以記之堆以識之延連九十餘里此可見當時辨疑息事之深長慮也敝邦惟知感激遵守雖定界以內猶不敢聽民入居恐致相逼滋事伊來殆近二百年一任空荒或有流民之冒居時請刷還而止前在光緒八年因禮部咨開朝鮮貧民佔種吉林邊界等因 國王驟聞茲事不勝驚悚即具回咨懇恩將流民刷還又該民等處在荒遠不能自明至九年夏間敝邦經畧使魚允中派到北界招徠吉林琿春等處敝邦流民惟豆滿北岸墾種民人不願還土陳情聯籲據云我們

所墾卽土們以南昔日聖祖皇帝所嘗畫界以界我也有碑可據有圖可明豆滿以北再有分界江辭證明白地方官派人勘看知有確證自是敝邦鍾城府使與敦化知縣杜復論辨迄未究竟蓋吉林朝鮮之以土們爲界中外之所知也苟審土門之在於何方則界限自可辨別據碑文所云東爲土門以圖考之豆滿一水本不出於分水嶺而其源委在於定界碑之西南距碑遼遠莫可爲證何得謂之土門乎惟伏流一脈在碑之東直接分水嶺而天錫形名傳爲土門碑文所載土門定在於是又於伏流之處堆石栅木以標其界其下又有土門子一派合於分界江其上則土門爲定界其下則土門子爲分界此爲眞土門之公明證案竊念當初立碑時定界於白山下分水嶺以東西分流爲據若沿流以定土門之下流遠地覓繼以分界

江為限歟分界江一名小土門或稱小圖們大小土門均以界限得名亦可知也敝邦未嘗與別國繡錯西北毘連皆在上國則何曾有起疑查辨之舉乎吉林人雖知土門之為定界然不辨遠近方向混稱豆滿為土門至以譯音之偶爾相近認為一江從前空荒之地人跡罕到事屬難辨隨稱因循今既窮源陟幽會勘的確源別委異南北懸遠嶺上片石屹立作證豈可不問源頭而離勘別派捨此明證而別求考據恐失之愈遠而非立碑之本意也從此界限之疑怳然可破但念該處向非許民之地近來流民潛入耕種敝邦官吏不能隨時覺察禁斷此固敝邦之責現入居者衆安土樂業既在定界之內有不忍一朝驅還似宜因以撫之嚴禁滋事使失所之民各保其業庶不負皇朝字小恤民之至恩茲有　國王咨文兩度分送禮部

北洋並土門地圖一紙及鈔錄可考文件備文照會請煩貴總理查照代達妥爲辨理不勝幸甚

爲照覆事準本年丙戌九月二十三日貴總理照會爲吉林圖們界址訂期覆勘一事準此查圖們界址已經會勘尚未明晰一疑於圖們之異名一疑於碑堆之有證一疑於水源之相背敝邦之不能捨渾堆猶上國之不能捨水源必考究水源與碑堆相照應然後方合古人定界之意向因積雪滾谷未便細察源委應遵北洋大臣咨請國王之文派員覆勘早清界限緣今年敝邦癘疾大作北路尤甚自夏至秋行旅幾斷迨病勢稍寢時又迫冬所以覆勘一事未免延緩業經奏明 國王擬於來年三月派送原勘界官德源府使監理元山商務李重夏會同吉林派員再行勘驗應請貴總理轉達總署北

洋大臣知照吉林將軍以便屆期派員會勘實合事宜爲此備文照覆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覆者

爲照覆事準本年九月二十二日貴總理照會爲吉林圖們界址訂期覆勘一事準此查圖們界址已經上年冬會同勘驗圖繪纖悉與向日土民所言畧相符合不待再勘而自可按圖指定然而敝邦從前於圖們一事終未明晰若據分水嶺碑堆所在因勢定界則其水北流入松花江中國吉林地方包入其中必無此理若以碑堆爲不足據則古之人爲此碑堆標識兩界其意安在求其說而終不可得又於分水嶺下另有一土門之名最爲疑眩所以　國王前咨不能不以碑堆爲據也前閱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總署奏稿有云朝鮮以圖們爲界豆滿爲圖滿之轉音考之圖籍援据賅明至如康熙

時穆總管立碑一節置之疑信嗣後雖經會勘未得要領敝邦素之文獻考證不博不敢株守偏見強就難明之案審若以圖們豆滿爲一江轉音則許多疑障均可打破惟應據豆滿一帶定爲界限如是則自有會勘時公閱圖本瞭然可辨不須屢勘但念古人碑堆之意終非無故而設當以水源之出於分水嶺者爲定界之源溯求豆滿之源有三其一紅土山水其一紅丹水其一西豆水其源雖殊終合爲一自分水嶺立碑處沿岸土堆七八十里至杉浦而止自此折而南伏流四十餘里爲紅土山水此源出於分水嶺者也紅丹水源出於小白山與立碑處相背而茂山之長坡一村反在其外必無以此爲界之理西豆水距分水嶺數百里全不相屬尤不必論審察水源考究碑堆形勢應以紅土山水爲界再查皇清一統地圖白山東西

自鴨江源至豆江源有點畫標識處與定界舊蹟相符意者舊時自分水嶺至杉浦緣山設堆自杉浦至紅土山地勢平衍樹柵為標今木朽無形惟堆尚存然其伏流之源猶可證也紅土山以西原屬敝邦之茂山內地惟宜照舊遵守無庸多辯若以紅土山水為界則以東沿江朝民所居之地自歸越墾理合刷還但該民等流寓既久戶過數千安土樂業若一朝遷動不免蕩析流離走死道路寔皇朝之所憐悶所望概予寬恩權令依舊安着由敝邦官員通行管轄每歲收其地租歸之吉林地方官依奉天邊門例設柵為限再不準冒佔一步如此辦法皇朝不虧地課敝邦不失民口字小之恩事大之義兩行其中實合便宜又不必派員再勘窮高極險徒滋煩弊無益於事應請貴總理將此事理轉達總署北洋如言有不合再行會勘審

定至一切善後之方並望酌商示明以便照辦幸甚爲此備文照覆
請煩貴總理查照施行須至照覆者

日本公使 乙酉○此項公文凡三度只存首照一通以見其槩

爲照會事準貴曆明治十七年九月十九日貴署公使照覆爲照章
均霑一事查逐條詰駁均已經彼此論辨之餘不須架疊而察貴公
文大意欲使本署大臣認違約之失本署大臣斷不能認如云不可
均霑則仍遵貴國稅則是違章程也今云均霑是應行之事可不可
不須問惟於貴國稅則輕重不便之處須加妥議增訂是可曰違約
乎貴國稅則中土產物品之稅重者固可均霑從輕其稅輕者亦可
仍舊存之至如外國物品之無干於貴國者其稅反有輕於英約此
獨不可妥議訂乎凡作事在於善始本署大臣若不妥議於均霑之

初則難以善後此本署大臣之苦心而終未見諒遲之又遲至屢懇代達于貴政府而亦一向拒卻使本署大臣之意無緣相通于貴政府此果貴署公使盡其職分而然乎來文所云朝英約條實施之日即我國官民既已均霑其利益本署大臣不以為不然現今稍致稽緩者以議未歸一耳如議論妥定便可核算稅簿自英約批準之日議定之時貴國商民稅則之加納者自應一一清還借使議終不合必有決定之日其間加稅亦當一一清還是均霑一事早已行於英約批準之日不當以議論稽緩視作阻碍均霑也本署大臣只據事理而言非敢故為強辭相難請貴署公使查照見覆可也

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 乙酉○此項公文凡二度只錄首照一通以見其槩

為照覆事準本月十九日貴照會云云準此查竹添公使同趙督辦

議約時說話參證俱在惜無文字爲據然公座談辨何讓於寥寥楮墨武至鈐約時一遵貴國所定泛稱不槩設與對抗爭利之電線又云海外電報即可與釜山電線局通聯辦理查釜山電線一則爲丹國人售利一則爲貴國居留官民通信之地於本國毫無利益向以好意樂成其美何嘗有一毫爭利之心乎實不圖約條上泛稱數句所包至廣通一國而入其範圍之中到今欲爲自己利益之事而碍於勉從無益之約於事理安乎否乎向於竹添公使公幹時只以水線爲言者爲水線直通外國之線也水線尚可無碍況陸線止於我國境内此是自由之權利不必預爲說明故陸線一事置而不講但不知對抗爭利定指何處假令在釜山近處再設水線以接外國之信此固分利必爭之地至如仁川義州距釜山陸路一二千里在仁

川義州之人斷不能裹粮遠涉以從釜山之電在釜山之人亦斷不能裹粮遠涉以從仁川義州之電兩無相益亦兩無相損何得謂之對抗爭利乎與釜山電局通聯辦理云者亦謂在釜山近處可以爭利者而言也至如聲氣之漠不相接又安得多費周折苟就通聯乎詳審約條本意斷不在是其非有碍於仁川義州一路陸線明矣據釜山約條第二欵云朝鮮政府不架設與該海陸線路對抗爭利之電線又云並不準他國政府及會社之布設海底電線又云其非對抗爭利處則朝鮮政府可隨便開設線路此次仁川至義州陸線竊謂于此三者本國政府明白認其非對抗爭利故謹照原約隨便開設不知嗣後在釜山之人聞得仁川開局舉將捨其便近之水線遠就迂回之陸線乎今若不設陸線則在仁川義州之人將苦無線路

秉其所居爭赴釜山乎若審有是事則釜山水線不免失利本國政府當甘受違約之誚矣譬如人身只有一咽一喉僅通食息此外九竅均可廢置其奈咽喉不能代為五官水穀之役勢不相及便不成人況釜山之電本無我國咽喉之要西路陸線不翅為五官水穀之重孰一而廢一恐非醫人醫國之道貴國之於本國友誼關切凡係我國之事無不欲去其害而助其益故往年釜山之約本國政府雖知無目前之利益亦信無日後之阻碍且因有可以隨便開設線路一語所以認對抗爭利釜局聯通等語只據釜山近處海陸而言非謂所包至廣妨我自由之權利也為此相應備文照覆請煩貴代理公使查照將條約之意反覆深思必犂然有當須至照覆者

日本公使井上馨 甲午九月

敬啓者荐奉大函內開此次雖復奉確然定志認眞辦理之諭旨貴國積年弊患非一朝一夕之可剔除陰謀阻碍防不勝防此間艱難之情何堪設想此所以未能飜回初念如釐政綱領稿本不準退繳則於本使祇可將該稿本視爲廢文至調回剿討東徒之我國軍隊一事亦斷不二三初念茲再開佈衷懷等因準此查貴公使於我國釐政一事決然退步斷知非貴公使初心惟灼見行之之難無寧早不着手然萬化之原係於君上之一心我　大君主陛下御極以來羣下婾阿未嘗進逆耳之言自聞貴公使嘉謨讜言　聖志奮發勵精圖治亟欲頻開天章講論治道貴公使若固執不回顧聞無所則若巨川之無楫難期獲濟惟望貴伯爵公使飜然改圖毋孤我　聖上虛懷延佇之意至稿本繳還軍隊調回等事並望再思務臻克妥

爲此函覆請煩貴公使涵諒可也此頌日安

敬啓者前於我曆本年六月十九日以漢城內畫定租界一事業經由弊部照會在案嗣聞各國使臣在貴公館會議以爲此事似無大違約章要知本大臣擬定畫界之處妥爲辦理本大臣深所欣幸查京城之內與港口不同不宜段段分裂作爲租界寧可擴其規模定爲雜居之地也要查自西門一路由小渠而達于毛橋沿長川一帶止于河橋自此南折而爲草洞小渠上屬南學自有天成界限今擬將地圖朱畫以南爲本國與各國民雜居之地朱畫以北不在雜居之限以此畫定庶無糢糊難辨之處亦免逼窄難容之患至其細節應隨時議定以便遵守實合事宜玆有雜居地界圖一紙付呈請煩貴公使查照覈覽公議妥定並望轉達貴政府務冀速奉回旨示明

可否俾便施行至以爲盼

英國總領事賈禮士 丙戌

爲照會事前因本國巨文島一事業經照會貴國署理欽差大臣歐暨領事賈總領事阿屢回往復在案查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準阿總領事照會內開茲奉本國署理大臣歐於開前以本國有應防不測之事將朝鮮巨文島暫行居守存寄煤炭轉告朝鮮政府安定心懷等因準此同日阿總領事來署面談該島事應由兩國相議妥辦等情六月十日準貴國署理大臣歐照會內有朝鮮與英國休戚相關之事初以情誼將事貴大臣業已將前次照商各國之件撤回並允因當按照行文常例辦理既有所見及者則先照會本署大臣轉咨本國政府查照等由不勝欣悅至本國暫居巨文之原意已經逐細

詳明初非齟齬於貴國尤無所欲稍妨貴國事體貴大臣來文末局
有撤還在島之兵等云查此極要之請並非本署大臣所得擅自照
覆者或將來文鈔送本國縱使本道由電咨覆不免稍遲時日俟本
國復文到日務期兩國從長商辦等語準此本大臣素知貴國尤重
信義言必寔踐既云暫行居守自應非久即還姑撤回各國照會益
敦隣好日望貴政府懷我好音俾兩國妥議辦理如謂以此區區海
島至貴國失信義於天下遺嘖笑於各國貴國其必不然乃函催面
商于今九月歲時將交音信杳然我　大君主以疆域尺寸為重不
可踰歲空懸以貴國敦睦為念未便遽照各國特命本大臣迅速商
辦毋再遲延本大臣始望貴國言如金石指日定議初不料久無回
音以至于此殊為失望尤切急迫除徑照會貴國署理欽差大臣歐

外相應備文照會貴署總領事請煩查照迅速核辦見覆寔為至望
須至照會者

為照會事前因弊邦臣文島一事業經屢次照會在案嗣準貴國署理欽差大臣歐照覆內開云云等因嗣於本年月日本大臣念疆場事重自有公議欲行知照有約各國請其調處據阿總領事來言當稟明我政府迅行妥辦不必知照各國本大臣素信貴國友誼即停公文伊來閱幾箇月矣非徒該島無還歸之望並無貴政府一字回信本大臣殊深訝鬱查該島雖小貴國舉動已經萬國之所知本大臣不能不照前行文請各國調處遲之又遲事不獲已非不欲兩國妥商如阿總領事之前言也貴大人想應諒悉為此備文照會請煩貴署理總領事查照轉稟貴政府趕速妥辦益敦友誼可也

英國公館 丁亥二月

爲照覆事貴曆年月日敝曆年月日準貴署總領事照會內開云云等因準此查前準貴國欽差大臣華照開退還巨文島一案當即由本大臣奏達我　大君主我大君主面諭巨文島係本國土地載在版圖前貴國事起倉猝不得已而暫爲據守亦一時權宜之計也或有未悉貴政府之意者不無疑議今果退還在即足見貴政府不失信義于天下不遺口實于當時我兩國之交誼益敦天下之紛議頓息又豈但爲一人之所慶幸也本大臣聞命之下不勝欣佩玆又準前因則貴國之始終信義果踐前言有如符契我　大君主宸衷悅豫倍加傾嚮敝邦之人無不服貴國之高義本大臣職忝交涉亦與有榮焉惟貴國師艦久處荒島勞苦可知本欲派員前往以禮相送

妥為接收復我舊物奈開之還後未及往勞遂闕東都之誼本大臣竊有憾焉相應備文照會請煩貴署總領事查照轉達貴國欽差大臣華代致謝悃可也須至照覆者

各國公使 甲午

為照覆事照得我曆本月十日接準貴僉照內開云云等因均已閱悉查建設鐵路擴張電線等事業雖係我政府久經留心經畫之事至其應如何實施之處猶未有確定之議但此等經營原屬國內之事業故其施行之際亦應專在我政府自行酌奪並非可受他國之牽制者不獨我政府事體為然蓋考各國事例均用此道此本大臣之所深信也嗣後如遇該項事業之計畫愈進其步而設定實施辦法之日即參照貴公使等諄諄相戒之義以副忠告之盛念至於開

辦礦務一節現在我政府雖未設有一定方法而一俟事務整頓即
擬由我政府自行開辦矣若夫仁川口日本租界擴開一節曩由日
本公使準據朝日條約所訂之權利有所要求我政府酌量該口現
在情形則該國政府之所要求亦認其出於勢不獲已抑查外國人
租界擴充之事往在我曆開國四百九十六年清國政府在仁川口
定有擴充租界之約諒貴公使等俱已明察矣今日本政府之所要
求由前則依朝日約訂由後則與清國之約審勢考例言非無據然
亦未及確定地界在我政府惟思公平辦法不失信於人亦不願侵
損外國人之權利也爲此相應備文照會請煩貴公使等知照可也

御製代撰

序一

國朝寶鑑續編序 戊申○余以纂輯官兼校正官承御製序代撰之命

國朝寶鑑之書始於 光廟丁丑大備於 正廟壬寅繼而 三朝寶鑑成於 憲宗戊申於是 列聖相傳之心法政謨粲然俱備秩然有序足以垂示於永久惟 憲哲兩朝寶鑑未遑續纂堂搆繼述之責在我後人予小子何敢辭焉書曰鑑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嗣王繼統守成之道惟在於鑑于成憲不忘舊章而已雖然鑑法于遠不若鑑法于近之為親且切也以其耳目之所覩記風教之所擩染不待想像而自有觀感之效耳猗我 憲哲兩朝之豐功盛德夫人皆可得而言之 憲宗則沖年御極乾剛在手右賢左戚朝著清明 哲宗則久勞于外知稼穡之艱難謳然惻怛之詔不絕于策是以三紀之間風雨時若年穀屢豐四境寧

謐人民樂業至今黃童白叟歌詠 聖化尚切朱絃薰竹之思此豈
非近而可鑑者乎或以 兩朝享國不永施澤於民未久爲憾然竊
稽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之仁宣賢聖相繼號爲郅隆之世而考其
歷年不過十年或三四十年然其遺風善政洽于民心綿國祚于數
百年之久今我 兩聖在宥亦僅二十有九年耳親賢樂利之化使
人久不能忘也佑啓我萬億無疆之基可以媲成康而軼漢明豈不
休哉予既命館閣耆老諸臣採輯日錄掇拾遺聞纂述 兩朝寶鑑
以續前編又於前編畧加刪補合爲一統之書閱若干月而鋟梓告
成書凡九十卷於乎 兩朝治化如太虛過雲無迹可尋若無是書
予小子何所鑑法焉遂書弁文以寓自勗之意

冊文三

興王金冊文 庚戌秋

皇帝若曰伯父完興君熹屬尊望隆爲宗室範體國忠貞夙夜匪懈
朕篤不忘若稽舊章爰命有司之臣擇吉日良辰備物典冊進封爲
興王王其益懋乃德祇愼厥服與國咸休垂于無窮欽哉

興王妃洪氏追封金冊文

皇帝若曰故貞敬夫人洪氏徽範素著於蘋藻懿行可垂於彤管玆
當興王進封之日宜擧崇爵從夫之典爰命有司追封爲興王妃尙
於冥冥之中祗膺榮號保佑我皇室永世無替

興王妃李氏金冊文

皇帝若曰朕惟貞敬夫人李氏閨儀飭備令聞夙著相我皇室內政
厥有懿則玆率舊典命有司之臣備物章采冊爲興王妃其祗服寵

命以永終譽欽之哉

國書二

答日本國書 甲午

朕惟陛下篤念友誼特派貴近之臣親致寵翰克盡歡洽之道陛下於東洋局勢洞覽深究以我兩國如輔車之相依憂我多難勗以鞏基用彰始終不渝之義朕雖不德何敢忘也重承嘉惠珍頒寶刀花瓶均已拜領貴价之還業經面陳謝忱諒達黈聽也

報聘日本國書 甲午

頃送星槎東還至今懸懸比聞陛下駐蹕廣島聲光甚邇西師奮武日奏膚功其在共濟之誼曷勝欣喜爲修報禮並伸賀忱特派領宗正府事義和君堈賫奉親書前往並帶呈土儀虎皮兩領白鶴一雙

以表朕友睦之情冀賜引對領其至意焉

詔一

日本 皇儲歸國後布諭人民詔 丁未

詔曰此次日本皇太子之來韓即我韓歷史所未有之盛擧也兩國之積年疑阻人民之多少憾情一時氷釋傾國奉迎歡聲如雷可見民心之大同矣從此兩皇室敦睦之誼不待聘盟而加好兩國民親密之情不煩勸諭而益固朕亦深感日本皇室之盛意將以傾心結托增兩國民生之幸福鞏兩國邦基之景命國是於是大定外患自然消弭此豈非千載一遇之好機會東洋平和之大關鍵乎惟爾大小臣民宜悉朕言之出於肺腑深信無貳如有鄉外愚民之執迷不悟者互相傳諭從前許多浮言臆測妄度之意廓掃無餘使胷中坦

然句直一以誠信相待永遠不變共造我邦家嗚呼國是雖定民生未蘇若不盡自治內修之道何以副鄰邦忠告之善意乎內修之道惟在於進賢黜奸信賞必罰愼擇守令存恤究民昭晰幽冤振拔淹滯興學校殖產業諸般事爲皆當今急務也惟爾內閣諸臣悉體朕意次第修舉毋歸虛文空言俾我民得蒙實惠以圖維新之治

綸音布諭 共九錄六

罪己綸音 壬午七月

諭八道四都耆老人民等嗚呼予以否德猥托民上十有九年不明厥德政失民散罪積于上殃集于躬由予所召雖悔曷追粤自嗣服以來大興土木勒斂民財使貧富俱困是予之罪也屢改錢幣多殺無辜是予之罪也毀撤祠院忠賢不祀是予之罪也玩好是求賞賜

無節是予之罪也過信祈禳之事虛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廣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賄賂公行貪墨不懲窮民愁苦之狀莫達于上是予之罪也儲胥久虛軍吏失哺貢價積欠市井廢業是予之罪也聯好各國乃是時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止竟神怒人怨變故百出下陵其上災及六親上貽天子之憂下擾萬民之生失信於隣國取笑於天下此又予之罪也嗚呼予罪至此尚以何面目復對一國臣民乎悲湟愧懼實無南面之樂惟爾大小民人其肯棄予前過許予自新乎予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政令之從前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之吏以牧羣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爾等亦宜各懋乃績告以嘉謨言雖不合必無苛責之理庶幾補綴前過共守丕基則 宗社之幸也如以寡昧終不可共事宜擇宗室

之賢衆議推擧則予將退遜初服遵寘行之戒亦予之幸也今茲天兵渡海亂逆斯討不極厥武宥其餘黨行將大赦國中咸與維新予方悔過何暇責人嗚呼興國恒於是亡國恒於是安危之機凜如一髮尙可不戒之哉茲以敷心以告想宜知悉

懲討後大赦布告 壬午七月

王若曰邦運不幸今年六月之事卽千古所未有之變也倉遑之際懲討未伸非徒人心憤鬱卽犯罪之徒亦知有必死之日何幸上國調兵東援拿獲倡亂之十名置之重辟天討已加大義乃明如欲窮查嚴懲無一遺漏反恐無罪之橫罹有乖好生之大德夫王者無民無軍何以爲國茲以特降赦宥與衆更始自今以後凡干亂變之事一槩勿問赦殊死以下夫有罪者尙許自新況無知脅從之類乎惟

爾大小軍民其各安靜以居無胥動浮言無妄懷驚恐佑予一人共保　宗社嗚呼予敷心腹腎腸以告决不以虛言欺汝百姓諸軍也爾等毋曰國家外示安撫內懷猜恨此匹夫欺詐之術王言一出必無更變之理惟爾軍民其各知悉

曉諭國內大小民人 壬午

惟我東方僻在海隅未曾與外國交涉故見聞不廣謹約自守垂五百年挽近以來宇內大勢迥異前古歐美諸國如英如德如法如美如俄創其精利之器極其富强之業舟車遍于地球條約聯于萬國以兵力相衡以公法相持有似乎春秋列國之世故以中華之世爲共主而猶然平等立約以日本之嚴於斥洋而終亦交好通商是豈無自而然哉誠以勢不得已也肆我國亦於丙子之春重講日本之

好許開三處之港今又與美英德諸國新定和約事係創有無怪乎爾士民之疑且謗也然揆以義理旣非辱國之擧參以事勢亦無病民之端交際之禮均係友睦駐使之意本在護商我能行忠信篤敬之道則外患無從而作矣夫何迂滯之儒不念交隣之有道徒見宋朝和議之誤國妄爲援譬輒附淸議愚民狃於故常一辭同斥何其不思之甚也人以和來而我以戰待則天下其將謂何如國也孤立無援生衅萬國致衆鏃之交集自分敗亡而不少悔恨於義果何據也議者又以聯好西國將漸染邪敎此固爲斯文爲世道深長慮也然聯好自聯好禁敎自禁敎立約通商只據公法而已初不許傳敎內地則爾等素習孔孟之訓久沐禮義之化豈肯一朝捨正而趨邪乎設有愚夫蚩氓潛相傳習則邦有常憲誅殛不赦何憂乎崇闢之

無其術也且見器械製造之稍效西法則輒以染邪目之此又不諒之甚也其教則邪當如淫聲美色而遠之其器則利苟可以利用厚生則農桑醫藥甲兵舟車之制何憚而不爲也斥其教而效其器固可以並行不悖也況强弱之形既相懸絶苟不效彼之器何以禦彼之侮而防其覬覦乎誠能内修政教外結隣好修我邦之禮義倂各國之富强與爾士民共享升平則豈不休哉乃者習見難化民志靡定遂有六月之變失信隣國貽笑天下國勢日以岌嶪賠款至於鉅萬寧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國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約而特以軍民之妄生疑阻積懷忿怒有此無故而先犯爾等思之其失在誰今幸辦理粗完舊好更申而英美諸國又將踵至開港駐京一照日人之例夫開港駐京乃萬國通例非創行於我國則決非可驚可愕之事

爾等其各帖然無恐士勤工課民安稼穡勿復以曰洋曰倭胥動騷訛也各港近地雖有外國人閒行宜各恬視爲常無或先犯倘使彼有淩虐自當按約懲辦決不屈我民而護外人也嗚呼愚而自用聖人攸戒在下訕上王法當誅不教而刑是爲罔民故玆以臚述洞諭且既與兩國修好則京外所立斥洋碑刻便屬過中時措有異故並行拔去爾等士民各悉此意

常參綸音 甲申至月

王若曰嗚呼予以否德托在萬民之上有用賢之志而不明知人懷願治之心而不識治要自臨御以來二十有一年旰食宵衣不遑暇息而庶務叢脞百工解體委任不專績用不成群小困緣雜進眩惑聰明亂形日著不自覺悟馴致于十月之變而幾危 宗社嗚呼變

亂之生匪自天降職競由人哀我六七年輔十百生靈並及中州勇士隣邦商民何辜于天多被橫禍歷日已久愈覺隱恫于心自今以後予知所懲矣玆敷心腹腎腸誕告爾百僚庶民夫集衆人之智以輔一人猶患不足況以一人之智代百工之事安得不致亂乎自今以後與汝萬民約予不敢自作聰明予不敢下干庶務不親細人不蓄私財惟公是聽人君之責在於擇相宰相之職惟在薦賢自今以後國家理亂予罔敢知專責政府委任仰成惟爾政府協心輔政知無不爲勿趑趄顧望承迎苟合以襲前人之謬惟爾羣工百執事各任其職無憚無撓予不干乃事凡用人制事必公論定然後稟決于予予無不允從嗚呼惟爾百僚庶民曁八道紳士咸聽予言自今以後予不親瑣務不任細人垂拱於上責成於下惟爾羣工百執事無

咸趨趨顧望承迎苟合嗚呼患難之餘天心悔禍若不及今修舉助
予一人禍亂之興方未艾也惟爾政府廓然秉公予無不敬從若疑
予公心之非眞希合其私心非大臣之體惟爾政府有罪嗚呼予出
玆矢言予言不欺惟爾中外百僚庶民想宜知悉

關西宣諭文 甲午九月

方今宇內情形與前大異萬國環立强弱相形不能自主則不可以
爲國不能自强則不可以自主我國自上世以來守畏天之戒保境
息民自近年以來修好各國至於日本國與我疆界最邇隣誼素敦
此次興師遠涉不憚勞費專欲爲我保自主之權修自强之道要無
一毫侵我權利損我民國之心我朝廷深悉其意益敦交誼凡所改
革新制皆係一遵公議益國便民之道也凡所新授方伯守令皆另

擇有聲績廉白公明之人也君臣上下晝宵孜孜惟在拯斯民於水火之中共享太平之福亦以禦外人之侮而副隣國之望也惟爾大小民人不究時宜膠守舊見妄生疑忌謂日人不利於我謂新制不便於民爾等試思之輕徭薄賦蠲逋省弊等事果於汝便乎不便乎此非日人之言即修明我國之舊制也審若日人懷不利之心必阻我善政害我生民何若反相勸勉樂其有成哉現今兩西之民新經大亂流離蕩析千里之內人烟蕭瑟急宜還集桑梓各復其業破前日疑忌之見恪守朝廷之令如有舊弊之未祛者守令之侵虐者冤枉之未白者當飭該管官隨訴平決俾無滯冤日兵尚未撤過人馬芻糧等一切所需依官令準價應雇無生葛藤以體朝家睦隣之至誼念爾人民等不曉此意特遣兩西宣諭使一一布告使之開曉前

迷其各知悉安心無訛

興宣大院君三南曉諭文 甲午

爲剴切曉諭事我朝以仁厚立國禮義成俗重熙累洽五百年間民不見兵式至于今夫何挽近以來紀綱解弛風俗漸頽方伯守令之貪虐土豪强族之武斷奸吏滑胥之侵削日加月增罔有記極使我

祖宗懷保之赤子擧不聊生京闕高遠號訴無路遂至托名東學聚黨自保以冀一日之幸生究其情狀吁亦窮且慽矣余本閉戶閒居二十餘年既老且病不聞世事近因國家多難扶病入闕外望則四郊多壘烟塵滿目內顧則宗國孤危勢如綴旒環視八路之中所恃而爲國者惟三南是已惟此所恃之三南太半爲訛誤所染始緣呼冤而起漸至乘勢而動到處滋擾干紀犯分使官不得施政朝不

得行令民不得安業爾等試思之此果出於義舉乎悖舉乎今之稱東徒皆曰亂民宜剿擊之殲滅之吾獨不忍以亂民之目加於汝等汝等皆吾　祖宗休養之良民吾不能順其性保其生而使至於亂又何忍以兵刃相擬哉朝廷已派使三道宣示德意汝等終不回聽是與朝廷相拒也於是乎亂民之目不可得免國家恩宥不可常得恐有淪胥以溺之慮不亦可哀可惜者乎茲體我　聖上之意敷陳心腹誕行布告汝等若翻然感悟釋兵歸田斷無一毫加罪之理見今秋事已熟與父母妻子同享飽樂永作太平之民其有才諝而沉屈投入者當自政府隨才收用如或不遵吾戒恣行犯法蜂聚蟻屯觀望不解是自取大禍吾亦愛莫助之矣吾今年迫八旬無他營求斷斷一念惟在於　宗社生靈而已天日在上必不相欺若有不信

之意汝等中解事三四人來聽面諭必當使渙然氷釋暢然知非近日朝廷之改革政治汝等亦聞之乎從前謬弊之爲民病害者一一矯正修睦隣誼益敦和平之福此皆我 聖上爲國爲民之苦心汝等宜仰副至意帖然無訛何苦捨平穩之樂地自趨危險哉嗚呼今日是汝等禍福之秋人鬼之關余言止此其各聽悉毋致後悔

教令 改革時教令凡十件只錄一件

用人不限門地教 壬午

國家建官設職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無非所以代天工也理民事也一官不稱害歸民國夫人才之出無間貴賤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秋譏世卿我國自羅麗以來雖尚貴族然其卓卓著名者多出於甕牖繩樞之中本朝昇平數百年境內無事官用循資之格士

無見奇之節專尚門地不問賢愚是以閥閱之人生而自暴寒微之人生而自棄臨事茫然惟以因循爲務向在境內無事之時尚可狃於故習相安其分方今海國交好事務旁午若復循常而無破格之舉則職事隳曠國難支持繼自今選部用人惟才是視不限門閥文武之任各隨其能無拘世業輔相之器或出版築將帥之才可拔行伍雖一技一能之士無使失所各稱其職此天理之公時措之宜也如是則國可保不如是則國將危予豈好紛更國俗而然哉內而政府六曹長官外而八道方伯守令務求寔才各薦一人送之京師予將擇用焉若所薦合用必有酬賞若循私妄舉難免責罰

教書 共三錄一

文忠公金鍾秀復配享　正祖廟庭教書 丙寅

王若曰則哲咸仰堯仁追　皇祖委畀之重與享廷徵殷禮復元臣配侑之儀茲依大同之詢謀庶慰如在其左右惟卿氷壺清操光嶽精英孝移於忠可見本領之正大學優而仕素有淵源之淡長言有物而行有方盡為後生準摸畫正其誼不謀其利獨得古名儒眞銓迨一語進龍潛之辰曠千古成魚水之會徵哉不貳本之義可質疑於鬼神皦然天靡他之心與爭光於日月君臣偕社中道叙彝倫於洪範九疇筆削悉稟　睿裁明大義於春秋一部席前求對任關尹之忠言袖中彈文偉獻可之明見肆　聖褒許靈犀之照而好爵縻鳴鶴之孚身佩五符掌宿衛於心腹文起八代賜宸藻於奎華鑑別明於銓衡揚清激濁簡儕賢於夢卜和羹濟川夫奚但輔世之洪功賴有此受知之　隆眷金華燭跋藹然誠意之無間黃封酒闌沛乎

酬酌之如響於我言無所不悅維汝予同徽斯人吾誰與從天以臣授所以生平之籍手在乎直道而信心在上不陵居下不援有一个斷斷無技小人道衰君子道長揭萬古昭昭大經凜乎如大冬之挺孤松屹然若頹波之立砥柱秉執維天所賦揜夷險於向前逆睹非臣之明置成敗於度外嗟涇渭同流而難合雖風霜百變而不摧澤畔行吟旋蒙　聖主之諒林樊高蹈猶懷廊廟之憂蓋其志業之彌堅詠寒花於晚圃孰知功利之遠及譬喬嶽與泰山迫金剛鐵圓之行雲漢聯翩於道路緬東郭寒梅之趣風期灑落於郊坰尚可勵巽於明時胡遽騎箕於中壽水流月朗愴　宸懷於思賢虎逝龍亡哀士趨於迷正致侑於舉緬之日歎徐孺之高風降諭於改謚之儀諡郭家之非禮庶千載彷彿乎編簡知一代寥勿之風雲頃當　正廟

入太室之辰爰有宗臣配庭享之典仰二紀久道之治時有若卿推三事同德之臣人無異議際遇罔間於幽顯允情文之得宜寒暑有時而往來慨世故之屢變嗟往日有踣碑之擧在後裔止祭寢之儀凡幾年禴祀烝嘗殆闕然而不及想今日陟降上下尚睠然而靡哀徽吟斷盡一生已聞知臣罪臣之句公議必待百世詎無釋玆在玆之論肆小子仰蒙 慈教於初元首解黨禁振幽拔滯矧乎名義之攸存復謚及官偉歟功烈之可紀於前王不忘春水浩淼於興懷叟何處得來秋日光明之氣像屬玆大享觀七世之德尚有舊配少一人之歎朝議僉同咸曰無往而不復天意有待其始自今而永休玆以卿復配 正宗大王廟庭隆儀載新密邇如昨彷徨已久想英靈一喜而一悲明良再遭悅温諭汝爲而汝聽夷攷難進易退之節式

至今而未渝其在崇德象賢之儀若稽古而無憾於戲曠典叓舉芳
烈彌彰有始有終永綏以萬億緊祉廼左廼右尚佑我子孫黎民

致祭文共十七錄十

清原府院君金時默致祭文丁卯四月

惟卿名德世胄明時純臣積仁毓慶作我有莘進止有常博陸輸忠
敦厚退讓萬石家風螢英臺閣臨事盡言十年宿將養威閫門口無
雌黃身無擇行子孫戎盈閨門清靜赫赫犀帶垂之斯睞煌煌鈇鉞
仗之斯恐我覩幽銘如見其人亦惟賢配儀協蘋蘩來孫繩武妙齡
釋褐不墜厥訓餘慶乃發予喜倍常豈以伊私臨軒錫寵永言興思
仟官致侑以表予忱靈如不昧庶格斯歆

文忠公金尚容致祭文乙亥

仁廟有臣曰維文忠作輔王家盡瘁鞠躬昔在丙丁國步蒼黃從容成仁隻手扶綱主辱臣死處茲不惑義聲彰聞華夷驚服瞻彼太古宗臣遺像凜然清風百世猶仰舊甲三回罙增予懷卿孫釋褐適在是時予喜得人卿則有後俾官致侑庶歆斯卣

文貞公金慶餘致祭文 丁丑春

惟卿大冬後凋千仞壁立心無適莫惟義與合文本經術學有淵源知明養厚金精玉溫事親惟孝在君則忠靖難斂跡遇知奮庸屹彼漢城爲大邦毀誓師敵愾抹血督戰天下帝秦志士蹈海窮歌衛門嘉遯無悔再辭接虜匹夫難奪請服舊君義聲先徹 寧陵初服奮大有爲四賢同升爲龍爲夔開口陳義尊攘是急外此求治匪臣攸及 淵衷契合曰予寶臣綢繆陰雨密勿風雲難平者事宵人敗類

歎息去朝危忠莫遂分憂湖臯志猶在北士雅擊楫陶侃運甓計雖未伸義則無愧樹之風聲有辭百世臨簀草疏忠篤神全子囊城郢劉珙薦賢 正廟有訓春秋主入衮褒煒煌可質鬼神茫茫神州冠裳鱗介永言匪風顧瞻興慨況值玆歲予懷增悵几原難起後生何放式遵舊典遠侑泂酌靈如不昧庶歆斯格

文憲公徐承輔延謚時致祭文 戊寅至月

簪組名閥圭璋令姿飭躬砥行終始無虧閨門肅穆孝可忠移姜被湛和萊服愉怡學務原本始於不欺汎濫守約敬以自持晩登顯途溥有展施試士惟才按部無私載參銓選載贊綸絲寵晉八座愈自謙卑泊然寡欲爵不足縻口無擇言志絕詭隨退公燕居手卷忘疲整衣端坐儼然若思俯仰無怍周旋可儀識超埶精歛不見奇操鏡

循循羔裘委蛇衢用方隆視聽未衰胡遽乘化奄踰一朞太常議謚
覽之渉而伻官致侑庶格歆斯

靖武祠呉長慶致祭文 乙酉五月

桓桓呉公功存東土紀功維何粵在壬午兵變肘掖敵臨門户如屋
將傾誰爲之柱公時承命來玆勦撫肅肅于征三千熊虎誕宣皇威
不終厥愁嗚呼維公天畀斯膴孝友君陳文武吉甫荷戈復讎克繩
先武青油講易循蹈規矩公駐在東人不敢侮公歸金州一别千古
星霜載周儀型莫覩丙夜不寐有嚴其鼓新廟翼翼享以簋籩亦有
義勇陪食于廡繽紛翳降從以風雨俯仰太息公靈來迓氣作山河
永清寰宇

德壽宮伊藤博文致祭文 乙酉

天祐東亞挺生異人風霆駕御雲雷經綸尊王定霸弘贊維新爵膺
上公勲著麒麟紆籌大局親仁善隣先知覺後實維天民補苴罅漏
化腐爲神培我國本蚤諭是勤提攜保育光明日臻義同殷盤恩逾
周親依畀深篤憂紓北宸何圖凶電來自北濱變生豫且禍出靖安
慘淡天日萬里風烟去夏一別尚記卿言休暇來覲定在明年伴我
儲宮慰我依門言猶在耳萬事成陳茲遣近臣遠致精禋靈如不昧
庶歆苾芬

東宮伊藤博文親祭文

嗚呼我公挺不世出之才膺大有爲之期利澤被於當時令聞播於
環瀛今於桑榆暮景宜享壽考安樂之福而其奈匪躬之誠老猶靡
懈高秋朔風不憚勞苦涉歷乎窮荒絶塞之地樽俎纔撤遽遭橫逆

之難天耶人耶莫之致而然耶嗚呼哀哉小子長於深宮阿保之手顓蒙無知我公一見而許以可教受 父皇之托提攜東渡擇師以教養之至於起居飲食無微不管疾痛痾癢無求不應出處遊衍無往不偕雖在千百里之遠憧憧往來捷如影響小子之至今安健粗知方向者莫非我公之賜也以小子之無似何以得此於我公也嗚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他日學成歸國奏達我 兩宮陛下使我兩國友誼愈益敦睦東洋大局永遠鞏固人不間於吾兩國之言庶可以報答我公之恩歟情極無文辭不達意公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痛哉尚饗

度支大臣忠肅公魚允中致祭文 庚戌

嗚呼維卿古之遺直天生偉人以衛社稷社稷維何惟君與民不能

庇民何以尊君秉軌此義百折不回歷試內外竭誠盡知苟利於民頂踵不惜持斧湖南經畧西北蠲除宿弊赤子斯活東遊扶桑賢豪願交西抵大陸得其領要津門縱談許以國士革其舊例首罷北市壬午東還參謨廟堂省汰冗官整理頹綱宣諭東匪望風迎降甲午再起士民加額慷慨論事義形于色遂綰金轂兼掌戎兵支拄危局屹若長城士會當國羣盜迸逸李綱在內朝著肅清何圖奇禍白龍魚服惜未究用朝野傷盡勇不避難知無不為斯世斯人何處得來嘉乃勳猷曰篤不忘貤贈匪報易名匪光香烟裊裊丹心熒熒靈庶來格椒糈斯馨

內閣總理大臣忠獻公金弘集致祭文 庚戌

維卿瑞世麟鳳謀國蓍蔡學襲家庭功存鼎彜忠純其節氷蘗其介

卓然遠覽不避訾毀廼自釋褐許國以身國亡與亡國存與存任怨
更張締約歐美屢撐危局獨立不倚旃蒙之變天地晦塞靖亂鎮嚚
寔資宿德子在不死顏淵是後如仮去衛君誰與守義理無限丹衷
可質匪若匠夫効諒溝瀆倉猝遘禍豈出　聖意曩編御製天語諄
摯欲删前語以慰忠魂感激殊遇幽明無間茲贈節惠宣以丹綸伻
官致侑庶歆苾芬

領議政洪淳穆致祭文 庚戌

維卿道明漢相忠貞周輔世濟其美爲國之柱蚤歲釋褐蜚英臺閣
按節湖西惠遍部屋掌銓惟公門無私謁晚膺甌卜廟謨密勿引君
當道立朝正色退食自公蕭然一室老成持重不喜紛更望隆泰斗
聲振瓊琚曩在甲申事起倉猝國是靡定認忠爲逆卿老在野莫知

其詳遽聞騎箕曷任盡傷乙巳之秋哲嗣成仁忠孝不墜庭訓是遵
彰善褒功厥有彝章既舉易名載致侑觴臨朝屢歎九原難作靈如
不昧庶歆洞酌

疏批 共十五 只錄一

進善金洛鉉疏批

幼學壯行士之志也潔身亂倫君子之所不爲也爾以詩禮之家讀
聖賢之書志存致澤而才優經濟薄試郡邑而蔚有著績予所以選
置於臺憲經筵之職者欲日聞直切之言而輔導予寡躬及春宮也
豈謂予收用之意反爲爾難進之端朝家徒失一循良之吏此予所
以常慨歎也今禍亂之餘民國憂虞日甚一日爾勿循蹈故常即速
上來以慰予如渴之心予方側席而待之

咨文 共二十五 只錄一

請派袁舍人指授沁兵教練咨 吳長慶 癸未春

爲咨會事照得光緒八年十一月貴營營務處袁舍人世凱同江華留守金允植往看沁府形勢據金允植回叅言袁舍人亟稱沁府爲漢陽咽喉練兵守險不容少緩查沁府爲敝邦緊要之地自麗氏以來有事則先受兵鋒況今海路四達必不肯捨水從陸若過此阨則便可直達漢陽不守之門戶而守之堂奧亦難矣若如是則重貽中朝之憂而全失唇輔之勢彈丸小島關係不輕竊想貴大人已籌之熟矣今江氷已開擬命金允植赴沁練兵請再派袁舍人會同前往指授一切教練之宜兼看設砲形便俾知臨事如何備禦手習目擊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在教導之有方而惟袁舍人忠正英達御軍

無私已經督練親軍兵丁蔚有著效今欲重勞以沁營之事心所不安然顧念大局不暇修飾小節茲以具文咨會煩請貴大人查照特許袁君一行幸甚須至咨者

書翰 共九錄一

與李鴻章書 丙戌

李中堂閣下徐相兩回賫到九月三日出惠書展閱未半感愧交集夫奸邪亂邦流言惑衆何時無之其始也必有微端細故藉爲貝錦竟至難辨朱紫貽誤大局至如此次文憑一事無端無故起於幽闇之中此必出於無識小人爲鬻國媒身之計潛懷嘗試幸而不中雖其跡甚微其根莫究幸蒙天鑒孔昭洞察情僞之所在雷霆之威曾不崇朝温諭諄諄不違咫尺又荷中堂由體善恕靜以鎮之遂使東

方生靈晏然保其袵席之安而莫知其所以然銘感在心何日忘之自是以來痛自惕厲或中夜不寐繞壁彷徨夫奸細之譸張釀禍寔由於義理不明綱紀不肅不能早事防範咎實誰任敝邦雖微弱尚以禮義著聞寡人雖愚昧亦粗具彝性今欲蔑棄禮義求庇他人人將不食吾餘不但利害之較著卽天理所不容此敝邦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皆能言之君臣上下所常講明而遵守者也若夫蘇秦縱橫之術蒯通輕重之說蓋緣形勢相侔名分未定出於一時權宜之策耳敝邦之於强隣形勢果相侔乎於上國名分果未定乎二百年天經地義置而不講壬甲再造之恩闕然若忘乃欲行策士權宜之術得罪上國貽笑四方此豈謀國之道乎往者數奉簡牘隨事指敎自綫路始通信息尤覺捷邇凡諸事宜悉資代籌意謂千里忞忞不在

尺素茲承專函旨意諄復規戒直切執書警省如病霍然苟非中堂愛我之至何以及此謹當一一佩服爲終身之戒亦望中堂悉此衷赤斷不爲邪說所撓渝其素志也手此佈復順頌勛祺不一時有細人出入宮闈揑造國書請保護於俄國既已事露李傳相移書警告故有此答書

園誌銘 奉勅撰

興宣獻懿大院王園誌銘 並序

王姓李氏諱昰應字時伯號石坡南延君忠正公諱球第四男恩信君忠獻公諱禎之孫 莊祖懿皇帝之曾孫 英祖大王之玄孫也初恩信君無嗣取麟坪大君忠敬公諱㴭之五世孫贈領議政諱秉源之第二男爲后寔南延君也妣驪興郡夫人閔氏監役贈右議政景爀之女王以 純祖庚辰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安國洞宮郡夫

人臨娠夢有仙人授兒之祥旣生形貌肖夢自幼聰穎絕倫器宇宏
濬父兄皆以遠大之器許之甲午封興宣副正階資信　憲宗乙未
陞保信辛丑陞彰義進封興宣正癸卯　孝顯王后昇遐差守陵官
封君階昭義尋陞中義甲辰陞承憲崇憲又陞嘉德乙巳陞宜德興
祿丙午　綏陵遷奉時差代奠官守殯官陞顯祿資窮也丁未充冬
至使未行提調廚院典醫司圖典設造紙諸署宗親府有司堂上五
衛都總府都總管時宗室微弱惟倚王爲重王雖居散職常慨然有
致君澤民之志　哲宗癸亥十二月　宮車晏駕無嗣我　太皇帝
以王之第二男奉　神貞皇后命入承大統尊王爲興宣大院君我
太皇帝冲齡御極王以濮王之親膺周公之寄夙夜殫勞知無不
爲敦九族平四色杜倖門開言路拔幽滯抑權豪興學校罷疊祀崇

節儉禁奢侈黜貪獎廉嚴刑峻法以懲奸猾練兵設砲以備不虞革
軍弊而均戶布設社倉而賑貧民重建景福宮以正嚮明之治上自
廟殿陵園下至百司各郡廨宇靡不一新修改民皆悅而忘勞役
不淹時十年之間令行禁止內外肅然奉公吏道既清民情胥勸委
輸日積紅腐相因太倉之粟可支十年矣政既成復于 明辟謝事
閒居于楊州之直洞壬午夏軍變起燒日本公館迫逐公使王聞變
入城撫定羣擾時東隣嘖言日至有約各國皆懷不平王深以啓衅
爲憂乃自任其咎遂作保定之行以紓國難居保定四載怡然委順
鬚髮勝昔所寓有甘泉湧出反風滅火之異人謂王精誠所感獲天
之報云北洋大臣李鴻章時兼保定總督一見王甚重之禮遇始終
無替乙酉派道台袁世凱護送歸國自是王閉門養靜以書史自娛

甲午乙未之際　皇室多難王入宮保護不遑燕息至是年終始歸雲峴私邸光武元年丁酉秋示疾彌留七朔猶不廢盥櫛至翌年戊戌二月二日丙辰薨于正寢臨終不亂命侍者進冠巾儼然無怛化之意可見其平日定力也享年七十有九以是年閏三月二十六日己卯禮葬于南署孔德里之我笑堂蓋王平日所占以寓古人生壙之意者也今　皇帝隆熙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追封爲大院王謚獻懿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陰曆丁未十二月二十六日遷奉于坡州雲川面大德洞卯坐之原妃閔氏行判敦寧贈領議政致久之女初封驪興府大夫人光武元年丁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未薨逝壽八十隆熙丁未追封大院王妃謚純穆初葬于孔德里至是合封于大德洞誕三男三女長載冕領敦寧府事封完興君次即我　太皇帝陛

下載冕娶通德郎洪秉周女再娶驪州李麟九女女長適前判義禁府事趙慶鎬次適前判敦寧趙鼎九庶男載先參判追封完恩君娶縣監申錫完女庶女適宮內大臣李允用載冕二子三女長埈鎔前參判封永宣君娶判書洪鍾奭女再娶金在鼎女次墩鎔侍從官娶前教官金炳日女女適郡守金仁圭前秘書承金斗漢庶女適前主事金奎定趙慶鎬子漢國奎章閣提學女適前參判金興圭表勳院總裁李載克參奉李勉九趙鼎九子南升前參判南益前侍從南復前侍從官王天姿英邁內行淳備篤於天倫居喪盡禮奉先之節老而靡懈昆弟之間敬愛備至家無私財人無間言仲氏文簡公嘗亟稱曰吾家賢弟性好施與有指囷付麥之風對人談笑間以善謔和氣藹然而人有過失必面斥而不少貸賞不遺遠罰不阿私使賢愚

僉忘其身子侄之貴顯者侍側常凜凜而切禁躁進以重行義常服絺綿食不重肉辛卯登甲亦戒勿稱觴於是風俗丕變一時貴遊炫服宴會酒食之費爲之大省於詩文書畫若不經意而超詣妙境尤工寫蘭名於天下獲之者皆珍藏焉所著有兩銓便考綱目輯要傳於世嗚呼王之功之德布滿一世如青天白日皆知其清明而種德毓慶以啓我 兩聖中興之大業垂億萬無窮之丕基其功德不屋止於當世猗歟盛哉允植猥奉撰誌之命才識淺薄不足以摸畫萬一而嘗曳裾王門薰沐有素今於隧道之役不敢以不文辭謹依狀撰次如右銘曰

於赫維王命世英賢氣鍾河嶽名振海寰發祥儲慶載誕 聖人聖人穆穆王作翰屏大公無私朝著清明惠洽八域豐年穰穰道存闢

衛義嚴尊攘興弊補漏蘇枯弱强從欲以治風動四方流言居東几
几赤舃處困如亨華夷敬服頃值多難百六之會進退維憂安危身
佩王心不頗如鑑衡平不拘跡節邁往任情維孝友于施於家邦恤
窮賑貧若時雨降功存萬世德隆三尊撝謙不伐虛己下人援蘭賦
雪揮毫寫蘭品格高古風韻翛然純穆貞靜媲古女士壽齊福隆有
光彤史大德之所佳城鬱鬱遷奉協吉有儼像設神其永妥佑我
宗祊王德不忘觀此幽銘隆熙二年一月十三日從一品崇政大夫
帝室會計監查院卿臣金允植奉　勅謹撰

德壽宮親撰純獻貴妃誌文附記 辛亥閏六月

臣允植謹按宮闈濬嚴貴妃之德之行外間不得以詳聞惟見於外
而可以垂範於百世者其大者有二焉卽興學恤孤是也興學爲時

政之急先務而女子教育爲興學之本生民之無告者莫如四窮而孤兒爲四窮之最方其衆志未開之時貴妃首擧此二者躬率導化以佐仁政之治賜田捐財以養女士節衣貶食以恤貧孤上行下效四方風動數年之間閭閻多咿唔之聲道路無呻吟之兒語其豐功偉績自古彤管之史所未曾有也其積慶衍祉誕育 元良睿學日就克臻光明之域以啓我萬億年無疆之休於戲盛哉

雲養集九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喬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序一 共六十五 錄四十五

贈別曺生魯奎序 丁巳

曺魯奎曾師將歸碧珍爲之請曰魯奎將有遠行幸有以益我余曰雖子不言吾固欲有贐然不知曾師將令余誦曾師之美而祝曾師之福耶曾師愀然曰此非益我乃損我也魯奎不顧聞也余曰善哉恐吾言不足以當之余嘗客嶠右觀其山綿延而廣岌嶪而高其人尚氣槩不樂屈下人其產稻粱果蔬布帛不越隣交市而取足於境

内儘天府也余聞古昔盛時國家方顯俊于八域西垂北鄙咸簡在庭獨嶠南最盛是時嶠南縉紳之士傾朝士故以此自勵皆知愛惜名節講道習業鴻儒碩輔往往出於茅屋之下四郊有壘義旅蜂起故其風敦厚退讓勤儉忠實及其世級日降風俗漸澆以謟諛為厚以吝嗇為儉好加於人而不肯謙抑道路蕩屋之間有爭競者必目之以為嶺人朝家待禮亦從而衰薄矣曾師吾為嶠南士大夫甚惜之夫其地卽非古所謂鄒魯之鄉歟其人卽非古家之遺裔歟其地之所產豈有減於古歟今士日益卑民日益窮豈獨旬宣之人失其政教歟宜有以思之矣夫士自卑然後人卑之民自窮然後人窮之吾聞嶠之士生子能操筆卽就科業能出門便教出入郡朝交結吏胥能赴舉便教攀援自鬻干進請謁夫業有工不工時有利不利一

任之命可也今乃以詐力取之全不識恥纔得一解望滿意足無復餘求以是妙齡屬文白首黷黷乃反狎侮經術藐覷文章不曾經意假令一朝致之出治典文之官將何以堪之此士之所以自卑也碧珍之户口總萬有七千冒士籍赴試舉者五千吏卒之隸于官與其屬居邑者二千有餘工商之家亦不下數千計九千餘户此皆遊手而仰食于農者也其餘登南畝者纔八千户耳收八千户之租上以供王賦下以養倭戍又何以養父母而育妻子乎家世畎畝之民籍庚稍實不安其分乃教其子為士教其弟為吏教其孫為工商使免稼穡之勞避租稅之重撓權而弄利以為得計既而農不能贍士不能養吏不能治工商不能給互相侵征怨讟朋興此民之所以自窮也夫人不讀書不能安其命安其命則可以絕歆羨可以絕歆羨則

樂在其中矣詩賦表策非所以為學紆紫拖朱非所以榮身榮身者必也名節乎矣士不可以不愛名上焉而不愛名則為巢許下焉而不愛名則為桀跖苟能愛名則知羞恥矣知羞恥則有所不為矣有所不為則見識明矣夫經術者為人之本也雖不用於鄉必有用於世雖不用於今必有用於後古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嶠南先輩亦嘗用之以羽儀于朝遺譽于後其效顧不偉且遠歟文章者與世汙隆道達衆妙道由是傳學由是明非比雕篆薄技求媚于人目而已也苟造其淺亦能傳于久遠此二者天下之至寶也雖在蓬蓽之中其為樂也不易軒冕一進士何足道哉不能斯兩者退而學稼嗣其股肱日供甘旨於親得其歡心雖曰不學是亦經術中人也昔漢用明經之士而兼置力田之科此帝王之良法也縱上無勸課

之人凡民有知安能不自爲計謀以庇其身乎然亦有不盡己力而動怨其上者此亂風不可滋也夫不患家貧而患民貧貧不能爲病不憂身窮而憂道窮窮不能爲災吾竊欲終身行之尚病其難也曾師殆有意否如此然後不愧稱丈夫矣實先名則久名先實則殆名之於實猶影之從形是以君子不求名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在九皐鳴則斯聞矣在千里行則斯達矣

婉裁折中序 己未

沈升如好學博覽無所不讀既而病其博而難守也乃閱公羊穀梁二傳取其合於意者若干篇輯爲一冊命之曰婉裁折中蓋謂公羊婉而微穀梁辨而裁今合其長而取其中云耳夫二子之口受微義相繼而立傳者欲明其義而已夫豈拘拘於依文哉而後人之讀其

書者必先賞其文而後取其義於以見義之所在文亦至焉苟無是
義雖有是文亦不足觀也左氏之傳非不富而美矣後之人猶以浮
誇庇之此文過之病也漢世諸儒尤重春秋然多引讖緯以著其符
驗且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深理治春秋者補廷
尉得以因緣二傳中所謂責備誅心無將之說以成其見知腹非之
巧詆深文此義過之弊也今之人口誦春秋義以百數然無一著之
于行獨往往摸倣於篇章之間此可謂尚文而非尚義之時也君子
當因時以捄其偏失今子以折中名其書固欲得於文質之間然不
如先其義後其文而得時之中也至若刪選之當否非愚所可知也

牧春齋序 庚申

天下之人常言山林讀書之人闒弱而無能為又曰但知書而不知

物情夫知書則有所不忍有所不爲不忍不爲故謂之闇弱余亦嘗從讀書者之後每聞此言常病之而不能明焉夫世之所謂剛且能者類皆少不忍之心能行不可行之事者也世之所謂勇者罕勇於義而勇於忮慾今於盃酒立談之間以一言不相下猝然發怒據勢相陵強者浮於天上弱者沉於地下人亦服其威嚴其居官有譽者執形而斷事遂非而立威掩飾一時而貽害百世至以口腹之累鞭撲至死而使令奔走以爲目前之快且豪強專橫前世共疾而奪貧者之衆塞富者之請不逞之徒從中而得其利出而語人曰作事無如某公之快鄉黨小民不知其狀亦隨口而稱曰某宰相某宰相何其愚也山林讀書之人處鄉無一言之加人無一粒之奪民而輕薄之徒反易而狎侮之及得一縣施爲不得如意徒猛又非其志以是

無赫赫之功且其人未必皆錬習公格一有所誤見笑十倍於人豈不傷哉夫君子之用情必以忠恕爲本自厚於躬而薄責於人我有負於人而人來加我我方自責之不暇何以責人我無負於人而人來加我彼自不直於我何預是以天下無可怒之事衣服飲食供養之節豪横請托之習皆不足爲不可行之事也君子固無用情於其間而市井不得意者往往造言流謗而民亦以爲信然及其在官見小吏之負逋者則曰吏本無祿何以責逋見細民之犯法者則曰本非良法何以責犯遇事必循其本而曲盡其不得已之情先責在我多有平恕於是事多愆滯上司之督促日急偏迫淺狹齷齪之徒從而搆誣而狼狽之默然無一語自明豈不痛哉默齋朴公評曰貪與虐交相須非虐無以濟其貪未有虐而不貪者未有貪而不虐者所謂讀書之士得一小縣其左右之人爲之謀忠者動輒勸之威猛一令一言稍有遲滯竊

竊然相與憂歎之不已主人者不能不動心爲之一變衷規於是其左右之人得其憑藉侵凌之便而主人者得下考而去夫君

子之怒非有大關係則不造次而發大舜一怒而去四凶湯武一怒而安天下孔子一怒而誅少正卯孟子一怒而闢楊墨是豈皆爲身而發哉自漢以後英豪間出其用情固不及聖人之公然要皆因天下之心以發怒而天下之人亦歸服焉若夫見小事聞小言而張眉努目一日之間面數發赤及遇大事大言則氣竭而威不加焉逡巡而退後君子恥之是以君子之怒也畜養俟時而動或千載而一怒或數三百載而一怒大怒而天下動小怒而一國震利澤被於當世名譽垂於無窮不得其時而或困于草野又值一隅無事之日卒不免懦弱之名相繼而逝悲夫夫怒不常發而剛毅正直之氣具在未怒之前衆人不知以爲懦弱方其衆人可怒之時吾獨抑之而不發

非大勇能如是乎且夫衆人可爲而吾有所不爲衆人可受而吾有所不受其勇必有過於人者矣吾有畏友徐汝心吾兄師事之嘗自號其所居曰收春齋要余爲之說于今三載適未構思庚申夏余在順天金鰲島中獵鹿而飲其血閒適無事偶思曩時所托收春齋序夫春者元也居四時之首而主好生之德兼包四德而渾乎不見其迹余於是竊有感焉因以發吾胷中之所蘊云爾

申汕北先生六十一歲序 乙丑

古人祝嘏必先壽考而後言富貴夫富貴者必勤儉践修而得之勤儉践修者蓋賢者之事也至如壽考無貴賤之分賢不肖之異及其反也賢者或不足而不肖者有餘王公大人之所不能享而皂隷之賤則有之古之人奚貴於是然余則以爲此指賢者而言非皂隷不

肖者之謂也夫賢者之壽也在上則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在下則受變既多卓然不惑能闡人之所未能闡見人之所未及見人之信之若蓍蔡之辨前定也夫如是故可以居諸福之首而富與貴不足以先之也汕北申先生生于華顯之冑而長于詩禮之家先生又以宏才博學雄視一世富貴固先生之所自有也先是其大父竹隱公以直道見忤於世先生年未弱冠已退居于鐵馬丙舍殆將五十年漁樵之與遊農桑之與居遂已渾然忘世矣向之赫赫炎炎以功名威力震耀一世者其間多老且死或失地遷逐不啻若水逝而夢幻復有接踵而起滾滾而登者其勢方未艾轉眄而又易其所先生方超然獨立於物之外而觀物之變如袖手而看他人之奕也如處堂上而觀優人之戲也如候蟲時芳迭相過前而以寓吾耳目之玩也

獨為之傾畧都凡吊往傷今時時與鄉人子弟抵掌談笑鄉人子弟始得聞忘怒觀理之訓而能識義理之分且彼方操舟駕險僥倖於颶濤之間菀者枯枯者菀菀枯之際情性百變世之人能保其天賦之全者亦幾希矣先生方雍容暇豫著書談道灌花種蔬五十年如一日其子孫皆賢且俊左右頤養靡勿適意是以體常和氣常平神情日益曠顏貌日益腴而少壯者殆不及焉顧今黨禁既解薦日俊顧及廚零落殆盡後之人欲聞先輩之事追昔賢之蹤者捨吾先生其誰也夫然後知賢者之能有其壽也知賢者而後其壽之為可貴也方其挈家而東歸就寂寞之濱也人不勝其憂先生不以為悲近者朝廷重先生之名而授之官可謂榮矣先生不以為喜先生非薄於富貴者知其有命焉而不足用吾情於其間故不為役也夫知命

而不爲役者其必有所存乎中者有所存乎中者則其樂反有勝於富貴者雖然先生之年今六十有一自此以至于百年可期其壽至如先生之文章傳于久且遠則其壽固不可期也已

古今詩鈔序 丙寅

夫詩出乎性情非假借摸倣而能工者也雖然好自用而不知師古貴率爾而無刻意深求之功則無以達乎性情之旨譬猶人之性皆善矣然必學堯舜之道因以復之然後爲聖人賢人堯舜之道必資周孔之訓而明之周孔之訓又必待程朱諸賢爲之銓釋發其蘊奥而大闡之然又不能不求諸吾東先儒之緒言而又不若親炙於當時之賢經師親切觀感以正其門路然後博而能約率性而不悖茍特性之本善而徑情直行不加問學之功卒不免於鄉愿而止耳近

世操觚之士服習程文薄視詩道於古詩人僅能知李杜之名自王韋以下便置不問以爲性之所出無假琢鍊信心下筆不恥俚陋一代風雅於是委地異日 聖主巡方命太師陳風以觀之將何所采納焉周君承瀅既舉進士乃西遊漢師恣覽墳籍益博其所不逮恥詩道之不競於古乃手錄古今詩篇上自唐虞下逮明清靡不搜其菁英寧其蕭稂合爲若干卷既而將南還徵序於余曰東國聲詩之見稱於華人久矣三百年間寥寥無繼響者豈少澹雲微雨二句而然哉職由於俗習苟且不資博學病難而趨易忽近而不詳且鄉塾無可攷之書雖欲顧見亦莫由得也今吾所錄非敢寓刪削之權苟存其年代俾觀者少費旬日得以盡究乎古今詩家之源委庶牖其前日局隘之見其幸也夫余謂詩之源出於六經其觀羣多識之功

為學問之所不可遺者故取困知復性之說以弁其卷首

送魯城宰金倉山綺秀序 甲戌

凡吾知舊之宦於朝者皆未有當世之援而以行誼聞望得之及其出而試於外也多得下縣小聚而去倉山子其一也倉山之適於南也就余爲別曰將與子久不見矣願有以勗之士君子有兼濟之志然有命存焉在我者其惟不失己乎其言可質神明足砭今日士君子之病吾聞賢者以其有餘勉人之不足其倉山之謂乎夫人情豈不欲爲善哉不能遂其志者以有衣食供奉使令之累爲之牽制也倉山子律身清苦居家不蓄妾御臧獲終日手一卷書泊然無所營蓋其平日約己之工如此故人皆劫劫我獨于于人皆戚戚我獨坦坦此其所以能不失己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其廩賜祿田足以

養衆然後有家卿大夫之謂也其餘僅庇其身不敢以一毫爲累故於窮達之際處之裕如今自一命以上媮衣美食厚供奉足使令皆欲效世俗之所爲而惟患名之不及古人豈可得哉倉山子濱有得於處約之道宜其以是而勗僉也且不以供奉累其心者豈以身累累其民哉吾是以知魯城之民息肩矣

送徐絅堂出宰永春縣序 甲戌

貧與賤士之所固有故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何謂也夫士生斯世澡身浴德藏器待用上之人汲汲焉惟恐不得見斯人也必勤咨而禮聘以致斯人於通顯之位與之理天職也與之共天食也斯人者朝出於泥塗之中暮居乎廈屋覃府華其轂朱其門朝坐而宴與累茵而鼎食若固有之以其所蓄者

大而所施者遠也若夫小人以曲藝小能得食於官者其祿㢈足代耕而已於是乎君子恥之反是則不然彼曲藝小能易遇而惟其遠者大者難容於世故長不離於貧賤識者以是觀其世焉吾友徐絅堂先生少有重名晚從蔭途屈沉者數歲調永春知縣永春十室之邑也其俸不及百畝之收絅堂子恥之有不豫色人有解之者曰古之賢士雖抱關擊柝有不辭焉今永春雖小猶有民社之責君何惡焉余聞之曰噫此非知絅堂之心者也夫使賢士屈於抱關擊柝而不恥者是何等世也絅堂天下士也常有堯舜君民之志雖不得已而低迴卑官其心豈肯一日忘世哉使絅堂而得大用於世則衆賢拔茅而征君逸於上民安於下惟吾　君未及知之耳苟知之豈肯使絅堂貧賤哉絅堂之心蓋嘗以有道望斯世也不忍以不遇自畫

於當時故恥居卑貧此絅堂之所以爲忠厚也若夫果於忘世隱於小官不爲之恥者潔己獨善者之所爲也絅堂有是哉

李藕裳遺稿序 乙亥

李藕裳歿之翌年余從友人李素琴得其遺稿而讀之疑若不類今人之作素琴爲余言藕裳幼而慧事親孝與人信生二十七年杜門屏迹泊然無所忮求獨喜爲古文辭每得一篇輒手寫以藏之亦不示人以是人無知者夫生而不遇命也歿而不見知朋友之責也今其人已亡而其書尚存庶幾傳與當世之一二同志共賞之其必有定評矣余聞而歎曰國朝廢鄉學教授官已數百年其仕于朝者限以門地不問學術是以鄉曲人士無所勸慕日趨卑下非才之罪也藕裳生於黃澗萬山之中無師友講論之益宜不免弇陋之識而今

觀其所著遺稿於文遠祖子厚之峭潔近彌清初諸名家之秀雅於詩淡得王漁洋宋荔裳之遺則骨節姍姍風神儵然陶洗烹鍊無苟且之意豈不異哉噫余知之矣使藕裳早得與世俗往還其見聞風氣日相漸染必不免鮑魚之化今乃閉戶淡山之中耳目不接於俗而凝神默想超然妙詣乃能解脫黏縛獨造乎古人之域故山川不能局其氣世級不能拘其步此豈凡骨塵胎所可議到哉昔人論侯朝宗之文以為火色未老蓋以其年少也今見此集中多載童丱時所作固不無去取然其精英之氣幽峭之思溢于紙上無泉下人厭厭之氣而得年不永抑又何故也夫靈芝瞀木仙靈之所植物也一朝生於村野之道周雖燁燁可喜誰復知之宜其不能久住於人間也悲夫

送長湍知府素山李公序 丙子

湍州在兩京之間故都之畿輔也五冠在其西臨津在其南靈境秘區異巖邃洞拱護黃圖蓋昔日翠華之所留連名賢之所棲息使价之所旬洋而觀遊者也以其處於西直劇路且據津關之要故必擇武人之敏幹者以鎮之邑之大政唯在於飭廚傳供芻豆送往迎來斡斡焉役役焉而已無暇用力於課農興學之事矧復流峙清賞名勝遺躅鮮有問津者焉乙亥秋 上命大夫李公行知府事李公以德望文學冠冕一時屬氷蘗之操懷範俗之具世之談者日夕希公進用而顧恬於榮利久置閒地 上閔公之老而貧特授茲邑視古之北門詩人蓋亦不可謂不遇矣然豈獨公之遇哉湍之山水亦有遇焉湍在勝朝爲士大夫休沐之地名園別墅邐迤相望其一水一

石之奇靡勿經韻人品題自鍾羲南移數百年遺芬剩馥漫滅殆盡自公之往拂拭之鼓吹之使幽者復闡晦者復明昔之風流文物猶可攷於荒厓斷壟之間而如白雲益齋稼牧諸公得遇知己於千載之下豈非端之至幸哉且吾聞山川之氣鍾而爲人傑古之良吏下車必先訪其人此爲政之大者也若夫流俗之吏山川尚不暇問遑問山川之所鍾乎吾於李公之往賀端州人士得賢師而成其材其所幸遇又不在山川之後也

送韓致綏之任龍岡縣序 丙子

自庠塾而至朝廷自布韋而至歷敭清華雍容自得不後於人而闒望不衰不求知於人而人慕之不攀援於上而在上者與之世皆汲汲我獨祈祈灑然有古名士之風裁者求之於今惟吾友韓致綏其

人也吾於致綏畏而愛之思齊而未能得焉豈徒爲學術文章而已
哉致綏出入經幄數年以春坊文學受知甚厚未可一日離左右而
聖上爲其祿薄不足以養親特授龍岡知縣俾得以專城致養致
綏亦感激殊眷不敢以外調辭焉受命之日孜孜圖報將行謂余曰
今者將有歲月之阻吾子寧可無一言贈我乎余曰唯吾子在家而
朋友無數在朝而同列無惡今雖在縣吏民豈顧不愛戴之乎雖然
吾聞官瘦則民肥官肥則民瘦龍岡古有糴弊民不聊生當是時邑
入甚厚吏逋甚多自頃年罷糴以來官俸頓減而吏不犯逋百姓樂
業而戶口日增夫上有毫末之利則下有邱山之損此已然之明效
而利病之大源也吾子往在經幄曾有以損益之義告吾　君子舉
一縣而一國之政亦可知也政豈在多言乎若夫吾子爲治之能否

未可懸知試以往蹟推之其為治也不立威於吏而吏必畏之不干譽於民而民必愛之介然不失其素吾知子如是而已

偉堂印譜序 丙子

鍾鼎寢而圖書盛款識廢而私印作圖書之有私印猶鍾鼎之有款識也其為法至密而其用功簡易規諸方寸之內運其刀錐之能而方圓曲直欹斜踈密逼邊翦出莫不有則又得法外之筆筆外之意洵為上乘李陽冰云摹印之法有四曰神奇工巧夫神者在於筆墨蹊逕之外可以意領而不可以言喻故巧匠雖得其法未能得法外之意惟讀書好古君子手未嘗握錐刀而能傳其意故可以觀古今可以辨雅俗近可以供几案之觀而遠可以傳千里之信於是圖書之重儼然與鍾鼎列矣偉堂李學士裒集古今名刻取青田壽山之

良而名工摹搨彙爲一冊命之曰印譜徵序於余夫偉堂以妙齡釋褐登英臺閣簪筆之暇究覽墳典天祿石渠秘府之藏固已擷其英而獵其華矣舉天下玩好之具不足以易其至樂豈顧愛此方寸之私印哉然古之人綦重書籍必以私印識之後之人欲寓慕古人者並其印迹而重之如楊氏王氏之爲譜趙氏之爲史皆博攷而謹其傳焉非愛私印也乃重書籍而景古人不然則爲米癲嗜石而已偉堂奚取焉古今印史云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吾爲偉堂誦之

送李春沼寧青陽序 丙子

仕而行其所學夫人之所欲也然古之人有不慕當世之榮而囂然自樂者其樂可得而知耶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夫子曰是

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是以君子在家則化行妻孥居位則澤施生民無非行吾之所學也小而長一縣大而平邦國其所遇不同而其致則一也故無得失之患慼慼之憂以其在我者重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余從學汝遊數十年見其日夕所從事者惟在於養親恣祀敬賓悌長而已不知其他其家人從而化之守其法度皆欣然自得忘其窶且貧也其樂蓋有不可勝言者今將舉一家之政施之於一縣其樂未有異於家居而其所與樂者衆矣以之推一省一國其所與樂者將愈衆而其所以自樂者固自如也夫其自樂者溪故所以及人者廣將使舉一境之民敬老慈幼親上睦隣欣欣然忘其耕作之勞賦役之苦是豈可以一政一令之僾民而得之哉房景伯之守清河也待其母食卒化貝丘人之母子吾知青陽之民亦必有觀感而

遷善者矣

温泉徐丈六十一歲序 丁丑四月

世之閒人達士起家布韋之中聲施焜煇蟬聯累世者其始也必有賢父兄少文多質勤儉力行不言以教之抱樸含淳潛光隱德畜其餘慶以遺後人余嘗慕陳伯馬况荀朗陵陳大邱之爲人是數人者其器量藻識足以馳騖於當世之用而屛迹衡宇成就後進留旂常鍾鼎之業以待乎令弟哲嗣而已乃由由然與鄉人無異也其天分之高種德之厚豈後生所可及哉温泉徐丈少築于利川之野計口而耕有餘輒資給其弟絅堂從賢師友學焉學既成又令其胤子受業於絅堂既而子侄羣從皆彬彬有聲稱於士友閒余嘗從絅堂遊因獲拜公于温泉精舍朴茂純畜恂恂寡言笑知其爲質行君子也

退而與敬夫言敦厚豈弟不失法家之規信乎樹之溉厚發之遠大者歟不于其身則將在其後者歟昔王弇州有言榎杞之上跂于霄其垂陰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末而護根根固而後所陰與沃久也醴泉之灌輸斥鹵千頃之浸不以惜其汪洋之流而惜其若拱把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後其浸遠也然則公將護其根而惜其源者歟余觀公年踰耳順而安處貧約無戚戚之容布素之船不顧文繡菽水之供珍於列鼎塤篪相和樂於韶頀豈非將有待於後而無慕當世之榮留有餘之福而獲不盡之報也歟請以是祝公弧辰且俟其驗焉

送四從弟穉居赴懷仁知縣序 戊寅

族弟穉居甫由桂坊出宰懷仁將行徵言于余余聞懷仁山僻小縣

也其民勤儉務穡風俗淳厖有古之唐民之風焉今歲將暮矣爲之歌唐風而送之可乎蟋蟀之首章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說之者曰唐民勤苦力作及其歲晚乃敢相與宴樂而歎歲月之忽焉憂爲樂之無日其憂深而思遠也如此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說之者曰樂而不淫長慮却顧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兩盡之矣山樞之詩備言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之娛勉其所樂慰其所勞此先聖體下之遺仁而風俗之所以厚也故曰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也知弛張之義者內而治心外以治人綽乎有餘裕矣稗居生長綺紈持身若布素爲居家儉約操心兢惕其天性然也以此爲政懷仁之民有不被其澤者乎雖然有說焉過於兢惕則其弊也葸專於儉約則其弊也纖葸則懼

纖則愜斯二者未盡為政之大體也夫以唐民之勤勞憂戚終歲無暇豫宣鬱之樂則血氣凝滯庶事膠固交情不通風俗又安得純茂乎故作此詩以寬其意此張而弛之道也夫民猶如此況莅民者乎昔我叔高祖瑞興府君以來四世皆有長民之德仁厚積累傳世克昌以及于茲其後孫之食報尚未艾也能紹述先緒飾黼黻振琚瑀以光吾宗族者不在穉居歟穉居勉乎哉穉居有文學而出蔭途晩得一縣其意有不釋者然故于其行托風人之旨以贈之

玉洞夜飲集序

聽水文丈彈琴南州淹留歲年北山下詩社鼓角為之不振者久矣己卯冬其哲嗣士吉甫中雋庠製日下知舊皆為聽水喜而遠莫能賀於是相謂曰使聽水在此寧當寂寥乃已耶境與神會不以山川

問之盡圖一醉以慰相憶之勞遂以翌年正月上旬會于巴江書屋
飛羽觴擘蠻箋誦伐木之詩詠停雲之篇時面梅吐芬簷月流輝夜
闌燈灺軒渠哄堂如可拍洪厓肩也會者凡十有一人拈臺山金文
清公賦梅詩韻各成近體一首擬續詩筒古事付達郵便益以賀階
庭之榮而傳隴頭之春也允植有三時之制不能作韻語畧識數行
以當金谷籌數

海州清風金氏宗案序 庚辰春

鄉約立於鄉宗法修於族斯二者教化之原而風俗之所以善也苟
欲明其鄉約必先修其宗法不本孝悌而能行任恤於人者未之有
也海州即栗谷先生講明鄉約之地也先生以其力行之餘修教於
鄉一時士友之里居者人講孝慈家興仁讓是以海州鄉約爲一國

之最旣而士大夫家法漸衰鄉約亦隨而壞昔時豈弟之風不可復見可不惜哉吾宗舊有宗案亦猶鄉紳之有鄉案其規摸節目雖未得詳而可見當日宗法之猶存未知何時宗案亦廢派系之瓜分存沒之大數不復省錄歲時宗族之會一揖而散漫然不知爲何人也逞可問宗法哉夫鄉約旣不可復則惟宜申明宗法自行於一宗之內而欲明宗法莫如先修宗案凡係吾先祖子孫之明確無疑者必依昭穆而謹書之每宗會時準各派所告人員息耗之數隨時增損其有不可入而冒錄者澄汰之可入而不入錄者擯斥之必精必愼貽謨永久則不待合族考譜而一展卷可以瞭然矣詩不云乎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凡入此錄者皆吾血氣之所相屬憂樂之所與同千百人之心皆以祖先之心爲心則愛敬歡洽之情藹然自生其淳風

庵俗足以爲式於一鄉斯爲不負先正之遺化矣己卯冬菴役告成京鄉諸宗僉議願修宗案藏之齋室允植樂聞其事而爲之叙

重修健陵誌序 庚辰春

健陵舊有誌今上癸酉齋室火舊誌及先生題名錄皆入灰燼後來者無所攷焉粤五年丁丑成均進士南君致祥除健寢郎旣上任歎曰凡官府省寺皆有掌故典式矧茲聖人象設之所而可無紀籍乎於是搜秘府之縕稽大常之典春曹故實華營庋藏凡屬本陵可攷之蹟必多方以致之每得一編與季君及友生分功疾傳寫之閱屢月而始完凡得四卷焉首以圖式次以教冊誌狀次以祭儀職掌以至藏器之數禁護之節彙分立目纖洪畢載視舊誌多十之五六焉又攷前後祠官除拜月日集成題名錄一卷書旣成馳書

告允植曰子之名在題名錄中且於修誌之役不爲無助盍有一言以識之允植聞而歎曰夫　先天王盛德至善民無能名焉其揄揚之典有藏隧之銘焉有碑陰之紀焉刻諸琬琰垂諸竹帛藏之名山石室以詔來後固不待是誌而始傳然　本陵聖人之藏也四方之所觀禮一有不備非愼重之道且念吾輩生後百年未得聞　色笑之教幸得近攀珠邱編摩遺蹟朱絃綠竹之思庶寓於此此致祥之志也謹考其撰次規例綜詳縝密可傳於後若使致祥董館閣纂輯之役述錄一代臣典必有燦然可觀者豈獨爲祠官之資考而已哉

送卞吉雲元圭序 辛巳季冬

東人盛稱遼野之廣爲天下最余至遼野行數日四顧無山胷次豁然信以爲平生壯觀及到冀北之野又茫然自失回思曩日遼野之

觀猶不免爲局見不知一天之下大於冀野者更有幾默默乎河伯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余與吉雲生並一世居同一國宜其托契之早而顧未能源源也槩知其爲博學多才敏而好禮人也辛巳秋余奉使赴天津吉雲以别价偕行每止宿旅舍張燈晤語叩其中汪汪不竭而退然若不能言者尤深識時務憂國忘家爲詩文略不經意飄飄有出塵想久之情好彌篤如飲醇而醉從事尹石汀白蕖山皆與之臭味相合形骸相忘殆莊生所云四人者莫逆於意者也至月之晦謁李伯相于保定粤七日抵天津交津局諸大夫吉雲皆爲之先容彌縫闕失幸不辱命如瞽者之有相焉吉雲既竣事東歸留津者三人出送于野酒既行座上黯然無語視其睫淚莫不盈盈欲墮余亦不能無動古人云人言愁我亦欲愁此眞鍾情語也嗟乎吾

輩生於海隅未嘗出千里之外一朝渡馬訾歷碣石涉乎燕趙之郊可謂遠遊然舉中州全幅而計之此猶其邊門耳又以環瀛大局論之尚不離於房闥之間送人於房闥之間亦有揮淚送悵者乎今夫嬰兒伴人嬉遊其伴起則仰而啼號彼其伴之行出不過門庭來不過儀忽而猶為之啼號者不禁目前之悵也今日吾輩之情實類於此不亦可笑乎願古雲努力自愛早達國門遠猷辰告毋以天涯留客為念也今吾輩已出房闥矣不知將從雲鵠遊千里乎將隨海鵬摶九萬乎天下之事變無窮又何足云

姜古歡瑋遺集序 甲申八月

世之目詩人多稱輕薄以其根基不深流於靡漫也殊不知昔人論詩有云讀書破萬卷始足供驅使苟能讀破萬卷則根固葉茂習次

浩浩其自負之雄不屈以詩自命而世猶以詩人輕之往往屈沈於下豈非詩人之不幸歟古歡先生奮拔孤寒力學自樹所讀之書殆過五車而有志於當世之務學成而無所售出門落落特以詩結識於士大夫遂以詩聞既而佗傺坎壈爲飢寒所驅東西漂泊其幽峭之思勃鬱之氣一寓諸詩而詩益工及其歿也家無甁罌之儲惟遺詩文若干卷以終噫以詩終非先生之志也余素聞先生之名嘗一見於漢城再見於烟台舟中先生年已七旬矣周遊日本及申滬析津掛帆東歸時當冬天雪風如刀先生衣裳甚薄凌兢倚檣而立鬚眉間猶隱隱有壯氣出示其遊覽詩草遒健雄沈不減少時之作因相謿爲詩仙蓋謂神仙不老而先生之詩亦不老也今先生雖歿而先生之詩有不歿者存豈僅不老而已哉先生胤子某甫抱遺稿而

來求爲弁語余於先生白首傾蓋僾有鍼磁之感東還以後思欲得少閒就先生之廬載酒問字今不可復得矣此稿是五車精華余不敢窺其堂奧而鋟梓一出傳與海內共觀必有知先生之志而悲其遭遇之窮也

琢園序 琢園井上角五郎號

井上君西遊朝鮮客于博文局二年閉門譯外史不妄交遊久之城中士大夫莫有知者余竊聞其風而心好之一面如舊要焉余友閔芸楣侍郎題其室曰琢園屬余爲之序夫玉不琢不成器進學之謂也吾聞日本學校甚盛增至數萬餘區髦俊之才蔚然輿作出則宣力四方處則主持公議要之無一人不以一藝自命者井上君以妙年英材出於其中譬之於玉猶已琢已磨可以作五瑞可以薦黃流

君猶不自爲滿不娶不仕專意進修竊遊隣國攻苦食淡欲以式廓見聞增益其所不能君之志亦至矣然吾邦學政久已弛廢士有美質而不能成才井上君遊於此曾無琢磨之益夫奚取於琢而名其園哉蓋欲以其自琢之工琢人之玉也井上君公平忠厚不以天下之寶自私焉余滋知其心故樂爲之言

送琢園歸日本序 乙酉春

琢園子來住博文局有年矣余嘗有公忙不能晨夕聚談時從局員聞公之緒言未嘗不犂然愜于心久之如飲醇而醉幾乎忘形甲申十月之變民間鼎沸日聞驚心之事時余在下都監營中有人來傳琢園亦不免余不能不信頓足長歎曰斯人而至於斯豈天理乎爲之悲惋者屢日及夫井上大使之來琢園自爲僕御復至漢城使人

致書於余余執書恍惚諦視爲琢園之筆喜不能禁遍誇於諸親知曰琢園生矣信乎其有天理也翌日來訪敝廬握手相勞苦因叙其經亂之事益瀕危者數矣而毫無慍色猶斤斤惟恐兩國之失好續約既成余延賓外署講論交際之宜亹亹忘倦其意常在於顧全大局不規規於利害之末善觀其俗因其勢度其時而導之又善恕人情然至於是非得失之分截如也秉公立議確然不拔面斥人短不少假借常曰無自强之實而遽慕虛名是召禍也無富國之實而徒事紛更是致亂也吾在朝鮮凡欲爲朝鮮計者何所不言獨未嘗及於富强之策者勢未可也今日朝鮮急務莫如開廣學校作成人才人人有此聞見具此智慮則將勃然而興沛然而行不待上之興勸而自然富强矣又曰東洋三國同心合力則何憂乎歐州所可恨者

不能破猜阻之障妄疑人心不如我心耳又曰天下無理外之事情外之法苟不失理法匠夫尚不畏王公況一國乎又曰朝鮮無大惡人亦無大善人所以不能振作每與之談作朝鮮語語或未暢輒伸紙下筆颯颯有聲頃刻數十百言辭理俱到儘天才也乙酉春以省母辭歸余酌酒爲別曰吾與公區域異方被服殊制所同者心也吾老矣願以餘年不作負心人公在此乃心貴國雖在彼豈能忘敝邦乎隣善國福非君子之言公必不然春天多佳能來可再來琢園子笑而起遂書其言以贈之使世之覽者知吾兩人相與之義非徒爲兒女鍾情也

列國政表序 丙戌仲冬

有國則有政有政則必有史然秉筆者或任情與奪是非顛倒傳曰

文勝質則史史其可信乎古之人有以禮樂觀其世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三代以降禮壞樂崩禮樂其足徵乎嗚呼此萬國政表所以作也夫今之萬國非古之萬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然惟降衰之恒性則同國家興替係於政治得失則同見戶口衆多則知愛民而生息有法矣見財貨豐衍則知節用而擴充有道矣見戎備威强則知其國不沈燕安而民有餘力矣此必君臣上下明目張膽克已秉公勤修不怠積力而收其效自有難掩之實非一時侈談富强所可立致也如梁惠王自云盡心於民而患其民不加多於隣國何其不思之甚邪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懋實之謂也順其同得之恒性加之以良法美規勉為孜孜勿忘勿助貧可為富弱可化强儼然立於萬國之中其孰敢侮之近得列國政表於英

國年譜中蠻井上君譯之為國凡五十一其目有國系政治宗教學校土地人口財政兵制通商工業貨幣等表簡而有要不待稽之於史乘考之於典章律呂而宇內之政令得失貧富強弱之勢瞭然可辨遂付剞劂而公諸世庶幾覽此者有奮發思齊之心不無裨益於治教云爾

玉壺圖序 戊子正月

唐人呼酒為春司空圖詩品云玉壺買春杜少陵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之為物能變四時之氣皆可為春故也然人但知陶瓷之為酒器麴糵之為酒材不知以詩為器以詩為材然後能釀太和之氣貯四時之春古今酒人皆心知其理而惜未有說破其妙者黃紫泉老人刱為玉壺圖詩其法以詩為圖依為壺形詩凡十六首每

句用春字或首尾俱用春字循環聯絡自然成章七律二首爲壺頸左右一升一降以應春秋之氣七絕八首爲壺腹如羣輻之湊車轂以按九宮之數又六首爲壺身如衆星之繞微垣以著六合之位壺腹象太極上盃象天下壺象地升降之氣象陰陽四象生焉八卦成焉分而爲廿四番風列而爲二十八宿演而爲三十六宮會萃於中央一心象萬物之歸根復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也腹中一氣直達於口象冬至一陽起於地底立春句萌畢達所謂千門萬户次第開者也其詩中所道大抵皆摹寫四時之景物感歎炎涼之遷移或敘閨房之情或寄江湖之興至如昆蟲草木之變離合悲歡之趣靡勿畢具詩中無一酒字而皆可爲釀酒之上材下酒之善物是知詩外無酒酒外無壺壺外無春富矣奇矣雖伯倫之善頌元亮之

妙述無以加矣余聞紫泉家素貧每思酒不能辦自掛是圖樽常不空若有神助焉豈麴生感其遇而濟其乏耶若使伯倫元亮輩見此當焚香盥手而起拜稱聖稱賢也

絅堂遺稿序

文章之道與世相污隆亦有年代先後之說論者以左氏文雖工猶不免衰周之氣龍門取舍失當而氣力渾厚有盛漢之風又云唐自韓愈氏以後雖復古文魏晉精華後世亦莫能及由此觀之風氣世級之不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獨尚志之士希古慕道不爲風氣所囿不爲世級所拘遊乎昭曠之原超乎畛域之外益其胷中熙熙然無不可爲之君無不可爲之民亦無不可爲之世故出而見用則爲治世之績退而著書則爲盛世之文無間所遇之亨屯吾之所充養

之氣常有不餒者存不隨時而變遷也吾友徐絅堂先生天下士也以道自任懷兼善天下之志人方規規我獨浩浩世皆趨利我獨嗜義如脂如韋我獨如矢既不諧于世作吏於山海荒漠之濱冰蘗自勵竟不免獨善而終噫天之生善人而使之窮餓拂亂者果欲何為耶公平生不以文章自命故著述不甚富然余於從遊之際得窺其崖畧其文昌明博大矜莊而有度其詩格力蒼鬱意致軒豁其形於言也憂道而不憂貧阨窮而不尤人俯仰感歎優而不迫絕無近世沓拖委靡之病余嘗謂公命雖窮觀其文章斷非衰世之作必不久沉於泥塗亦可以卜斯世之郅隆今竟不驗矣孰知公充養之氣不隨時變上下與千古同流不可求之於風氣世級之間也哉向使絅堂端委於廟堂之上引君當道進退百官發弘謨定大策措天下於

泰山盤石之安書諸簡冊勒諸鍾鼎紀諸旂常言行滿於天下雖欲無傳得乎何待此寥寥數卷文字哉嗚呼使絅堂之名賴此以傳於後此世道之不幸也

安方山詩集序

山澤之士其辭枯名利之人其辭躁清而不枯靜而不躁其惟善處窮達之際者乎方山子非名利人也少習時文遊於場屋名聲常出輩友之右既屢舉不中歎曰人生貴適意何必科第耶遂盡棄其業耕于洪州海濱身不役物澹然自守於世俗嗜好無足以當其意者獨好爲詩至老不廢余嘗得其詩集而讀之如風清泊夷宅月照仲連襟春來羞白髮雨後見青山朝耕山下林雲起暮向磯頭水月明不知不慍氣常浩無毀無譽身自肥酒懷秋暮黃花塢詩思霜清碧

水天無邊野勢長城雨不盡江聲浿水秋是何等身分何等胷襟如林壑猶人境干戈是國憂杜門自負英年志撫劒空悲落日暉秋樽劒揷醉黃花張目遥望碧水涯風競頑酒徐福國天寒老將北平家修和絶域星槎遠設險長江鐵鎖斜中夜雨聲奔萬馬斗如大膽動杈枒是何等慷慨何等忠憤其他狂歌白雪不平等諸作皆磊砢離奇瀏亮悲壯非硜硜然果於忘世者也謂之清而不枯不亦宜乎方山善學老杜老杜一生在流離顛沛之中猶不忘民國方山蓋得其意云

東鑑文鈔序

昔箕聖東來化民禮讓易榛狉之俗當時必有文字之敎而世遠言湮後世無得而述焉高句麗俗本獷悍人尚武力雖隣比中國未聞

文教之漸梁百濟開國三百年未有書記至近肖古王始寘博士聖王時始請毛詩博士於蕭梁蓋與佛氏涅槃經義同來矣嘗恠夫二國享祚俱至六七百年安有不識文字而能享國久長者乎又按高句麗嬰陽王時修國史初有留記百卷至是約而修之夫史至百卷之多則其間豈無賢王教令名臣章奏之可稱者哉百濟世通中國梯航相接嘗見蓋鹵王上元魏表文辭雅馴擧一臠而可知全鼎之味又唐太宗時三國皆遣子弟入學觀禮辟雍討論講習其文物風采可以想見是知麗濟二國未嘗無文獻蓋緣藏本不多沒於兵火遂使寥寥無徵惜哉新羅於三國最稱爲文獻之邦然風氣簡樸久而漸開其初以射選人或取於花郎之徒至元聖王時始定讀書出身科以博通五經三史爲儁而尤用力於文選蓋六朝以來文儷事

大之文專尚駢儷故也於是任强首薛弘儒崔孤雲之徒出焉是爲東國文章之祖高麗太祖草刱大業首興學校以秀才廷鶚爲西都博士敎授六部生徒賜帛頒廩以勸學生自是以後內崇國學外列鄕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於是彬彬多文學之士中州人稱之曰小中華非過許也光宗時雙冀刱爲科擧以詞賦取士或有浮華之疵然文風亦由是益盛士之有才者皆隸名於七管九齋十二徒之籍必由科目而進身捨此則雖位至卿相不貴也當是時士皆磨礪自修富於文史其登科顯仕者蘊出將入相之器具專對四方之才雖荒徼殘障皆有能文之幕僚倉卒牒移之文皆能修飾藻辭切中事宜可見當時人才之盛也至于季世益齋稼亭牧隱圃隱諸公繼出焉粹然反之以八家古文其高者直接西漢自是選體始不爲世所

貴矣噫文章汙隆非細故也我朝五百年非徒將相之才遠不逮前代至於文藝之末亦百不及一以今觀之反不如三國之時其故何哉囿於所見自足而無求於人故也嘗考羅麗之際朝聘中國必選秀異俊造請學或登第授官而歸項背相望若有故聞斷則舉國閱歎高麗睿宗十年遣進士金端等赴宋大學表有云顧茲敝邑夙纂華風每馳使价參遣生徒俾以觀周期於變魯厥後偶因中廢久闕前修傳聞承習之已遂廣記備言之半脫士無定論學有多歧茍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按此言深中今日之病彼時闕遣生徒不過爲十許年事耳其汲汲於求益之意已如此況今閉門獨學爲五百年之久承習之漸失傳聞之多訛固其勢也以訛襲訛不知其非雖尋常簡牘之微亦多失其字義不勝茍且甚者不知屬文之

為何事猶且嚣嚣然自稱曰小中華不亦可羞乎余嘗患東人昧於本國事實至如本國前代文章尤所罕見遂鈔徐四佳所輯東國通鑑中詔表奏識諸篇雖他國之文苟載是書者均入採錄名曰東鑑文鈔不第文章之可考其事實亦可得以領會矣因以著我東文教源流之槩文章盛衰之變弁諸卷首以示同志之博聞好古者

賀松石宋使君綺老六十一歲序

上之二十七年庚寅五月之念一吾友松石子而降之初度也松石方任延安知府其胤致三甫新被翰苑之選是日父子告暇歸懷川鄉第與宗族鄉黨稱觴于敬述之堂於是內有偕老之賢壼外有克家之哲嗣一門之內圭組奕舄獻醻交錯此鄉人之所豔稱者也而松石子中坐而歎愀然不怡于中蓋以感念存沒懷有不能已焉者

耳雖然未之思也夫物之不齊也久矣孝子慈父不能違天是以五福之內不敘六親豈謂六親無當於我身哉以其命數參差非吾所可得而齊之也今夫保嗇修養則可以得壽勤儉不惰則可以得富節食服藥則可以康寧親賢樂善則可以攸好德明哲保身則可以考終命此皆在我者也在我者固可勉而得之其不在我者吾無如之何惟聽之於天而已故不列於五福夫天地以好生為德然至於萬物之或壽或夭或榮或悴天地亦無如之何況人之於六親乎苟知非吾力之所可勉為則又何必區區為無益之悲乎且於五福之內亦有稟命之不同雖勉之未必盡得惟八人所固有而可勉而得之者攸好德是已然則攸好德實為諸福之源余觀松石其居家也孝友睦婣其莅民也慈惠仁恕其與人也忠厚樂易此皆德之善物

也夫德者福祿之所聚未有有其德而不享其報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古之人豈欺我哉余知松石於是日必不樂舉觴故為此說以釋之

宜田記述序

士之讀書明理將以正心修身推及於家國天下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今之人膠執此說以為士當講學而已論道而已時務非所宜究何其拘也夫公卿大夫得行道之位雖不言亦可也士則不得其位惟言之而已古之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杜牧罪言豈皆有言責而言之耶青山陸宜田博聞有志之士也其學根據經術汎覽百家尤有意於當世之務所著宜田記述三卷大小凡五十九篇所談皆天下事也先正其心術之微次之以儒者出處者蓋得人然後

爲治棊儒然後興化知本之論也次論學術治道禮樂刑政兵農財用君臣之道王伯之辨以至於治亂究祥時政得失無一不由於理氣數勢之中其要惟在於循性順命一語蓋暗取中庸篇法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也其爲說酌古準今舉本該末修己治人之道當不外於是矣最後當今時局一節洞論瀛寰大勢交際情形如懸鏡照奸燃犀燭怪雖不識時局者一見可以瞭然豈非有用之文乎噫使宜田束帶立於朝得行其所知當如泰裔之不見運動而功利及人何至區區以文字見志哉余於披讀之餘時以管窺謬加評隲又以蕪文弁諸卷首殆不自量然愛惜之至忘其固陋而爲之云爾

素山遺稿序 辛卯

我東人文之闢才千餘年耳修辭之業始於羅季義理之學昉於麗末至于本朝聲明休彰鴻碩相望始以義理爲辭令學問文章粹然出于一道若專治詞章者雖工不齒也及其弊也尚文辭者長於雕繪紛澤而實不掩華主學問者習於訓詁語錄而言之不文互相訾謷分爲二道素山李公生於學衰文弊之餘慨然有志於興復古道其學則準繩洛閩以讀書明理默識躬行爲務尤用力於節文之書集近世東儒羣言而折衷之彙成巨秩以淑於世其文則根據六經旁搜于諸史百家靡不擷其英而竊其趣不加淘洗而精英現不拘尺幅而法度備當時藝苑良手非無其人而求其華實兼備優入古作家閫奧無能出公之右者公嘗曰秦漢之文貫道理載事物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之也沛有餘地唐宋之文稍不及古然有法有力尚

爲自家門户元明之文鎔鍊琱琢摹畫擬議優是旣灌之禘也其與人書曰學問文章如鳥有兩翼戢一則不能翔若舍學問而專治文章則固失輕重之序有能交致其力豈非兼內外而該本末乎學問所以根據文章所以發揮高明毋曰質而已矣觀此兩言則公之論文取舍與欲捄學者偏失之意槩可知矣是以公之爲文非明道德勸人倫講禮義辨淑慝及關係民國事者不苟下筆其形諸簡牘而發於辭令也溫雅縝密有源有委使人亹亹而不厭於是遠近學者誦公之文服公之德始知學問文章原非二致而文質彬彬趨向不迷嗚呼公於文章羽翼斯道之功豈曰淺尠乎哉惟詩非公所好然不欲苟異於人故文酒之席公未嘗不在出語未嘗不驚一座允以不才常隨杖屨之後嘗記某年冬會于諫洞詩成酒闌公乘籃輿先

去有頃還叩門時夜深月色滿庭公不下輿坐庭中呼堂上諸人曰吾詩某句未穩今改之矣遂朗詠所改詩不辭而去其風韻至今可想自公捐館北社尊俎爲之寥寥點檢遺稿不禁黃壚之感云

雲泉集句序

今之詩境猶古之詩境而古人之才勝於今人之才此集句之所以作也春秋時列國君臣相與宴飲不自賦詩必稱古人之風雅以見志集句其遺意也余本拙於詩自南遷以來與紫泉老人往復酬唱殆數百首山居四時之景羇旅窮愁之懷屢書而不一書氣已竭矣思已索矣如江郎才盡無復新語因閒吟者久矣一日偶閱唐人詩興會所到忽覺胷中有勃勃之氣掇拾毫端不啻若自其口出遂爲集句三十載悲壯瀏亮不見縫綻朗讀一回洵快人意顧視前日膚

率之語眞霄壤之不侔矣於是自以爲得意錄送紫泉求和紫泉集唐宋詩句以和之非徒和其意又從而次其韻其締構之妙遠勝余作若鳳樓之於草舍噫巧亦無竄矣哉昔有宋文文山曁吾祖文貞公皆有集杜詩其所遇情事及地名物名靡不脗合殆若杜工部爲二公而作者然未聞有次韻和之者集句次韻自紫泉始豈不爲詩壘之故實乎紫泉合兩詩裝成一冊題籤曰雲泉集句屬余爲序余惟残膏剩馥只可取快一時不足示人然集句已奇而次韻又奇紫泉耄期之年精力不衰能如此奇之又奇者也是不可無傳遂爲之序

道川趙公 明優 年譜序 壬辰

夫士飭躳砥行博學修辭以待明主之知及其遭遇也諫行言聽進

退以禮功利被於當時寵光及於身後此人臣之至願也然不有盛德壽考之君在上而爲之主則生榮死哀終始無憾者蓋亦鮮矣惟我　英祖之在宥也育菁莪之才敦棫樸之化五十餘年之間養之作之學之臣之當是時黨庠絃誦之聲達于朝廷人不慕公卿之貴而豔儒臣之榮道川趙公出於其時以聰明博達之才藉手於義理之學每於前席橫經討論隨事陳規　聖主爲之樂聞而不疲一世稱之曰好講官是以公自釋褐以來不離經幄啓沃弘多雖謫官居外恩眷不衰馹召相續捐館之日　上痛惜不已至有讀聲在耳之教其後屢發於　丙枕之夢輒遣官致侑　御製公畫像贊曰洛閩之學晉蜀之書辛壬主人朱書古家兩程道學八域院師三朝太傅四忠高弟嗚呼自古爲人臣而得此華袞之褒者凡有幾人乎哉如

公遭遇可謂曠絕今古始終無憾者也公歿後遺事散佚家藏年譜又甚疎繆公以經術立朝平生事業多在於言語文章而文獻不備甚可惜也雖然公於 英祖多啓沃之勞於 正廟有蒙養之功百世之下尚論 二聖之治可以知公之立朝事業也

白雲軒金公雲澤遺稿序

夫立大節建大功者不以死生為意非輕死生也其所志者大焉故耳然有身亡而國危者其忠則可尚而其死可哀也亦有身死而國安者其功可紀而則其死可榮也夫死而可榮與不死何異焉噫當辛壬復剝之際國之大事莫如建 儲儲位定則 宗社安矣一種讐國之徒沮撓大議其勢滔天白雲軒金公以勳戚賢冑獨立於叢鏑攢刃之中內贊至計外樹清議百折不回屹然為的於世雖以四

忠之位高望隆猶籍公為重同心協力戴鰲極而扶日轂卒底 宗
社於磐泰之安於是羣小含怒蓄毒能搆殺公而不能動國本嗚呼
如公者可謂身死國安而其功可紀其死可榮者也方其投帽而太
息也非不知禍機之已形而憂國忘身至死不變非明於熊魚之分
而能如是乎昔有明楊左諸賢再定國本竟靡於奸閹之手天下寃
之許之以忠然泰昌短祚天啓失權國隨而傾然則楊左諸賢雖得
忠名而無補於國家之危亡豈若公之擁護 聖明以啓我東方萬
億年太平之基哉彼楊左者雖死猶有餘恨矣公遺稿無多總若干
卷其所陳者皆揚善癉惡及田制荒政郡縣利病之事無一酬應浮
虛之文詩亦甚少而清勁簡澹不事藻飾蓋公平日所志者大而此
其餘事也後世有志之士想公遺風尚可撫卷而興感也夫

壬申零稿序 癸巳

在昔壬甲之間國家多虞事務蝟集余承之在事強策駑蹇勉盡驅馳今經十年之久神精耗散向時所經手之事茫然無一省憶也癸巳春翠堂從兄寄書言方今廷議欲辨漢城撤棧一事患無憑據宜檢出箱篋中故紙如有可考文字因便寄來於是拂塵箱閱舊蹟費四五日工夫竟未得撤棧公文蓋見漏也搜討之際得拉雜手稿數百本俱係國家要務交際信蹟蓋代撰奏咨載於槐院謄錄教令布告及批旨(疏批並不錄)載於喉院日記照會公蹟載於統署存案今此底稿之留存於家者不過十百之一耳然見其潦草塗乙之跡鞅掌之狀怳如隔晨反覆展閱不忍棄置遂將代撰之奏咨教令書牘致祭文及照會公私往復雜著分爲七類命之曰壬甲零稿屬印君東植

淨寫以藏之余素之藻思又多倉卒起草不暇修潤故絶無可觀之文采且遺落散失無足資考然皆實談實事無一閒筆非汗漫爲人酬應之比異日若得考出於各司存案以補其缺亦可以苟完矣

家從兄翠堂先生六十歲序

吾家自九世以後克享眉壽者有文貞貞僖兩府君暨清州府君先叔父清恩君府君四人焉耳惟兹四人或以宏猷碩學作霖雨于王家爲百世不遷之廟或謹愼守道孝友傳家慈惠以愛民清白以裕昆爲後承之所模範至于我兄克繩前武在家在邦不聞維達雖官閒職冗廟謨不及于身而獨不忘憂國之誠浮沉大化之中冲澹無競而介然不失其所守此實吾家世守之心法而我兄尤奉持不怠素履以往名行無玷惟其象祖宗之德故克享祖宗之壽今年當設

弧蒼甲而視聽不衰神氣充旺不資呼吸吐納而龜鶴之筭其可期也又將以其餘遺諸後世子孫俾得承其庥而邀其福綿綿無涯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信然乎昔吾羣從兄弟同長于一室進則趨庭怡愉退則對床咿唔寢則連被食則同案千駟萬鍾不足以易其樂也世故家累不足以嬰其心也四五十年以來人事變嬗不徒家庭之間不可復見前日之樂至於鄉黨知友親戚婢僕無一人可與語舊者惟吾兩人尚在若弟則淪落異鄉杜門屏迹不足為有無一門之所仰望者惟我兄而已然人之貴乎壽考者以其能康寧也我兄自中歲以後憂患貧戚備嘗之矣曾無一日怡神養性之暇天若佑善必假之以清閒之福以娛暮景願自今世躋仁壽之域家無疾病之擾烝嘗無闕婚嫁以時澹然

無一物之為累日與會心朋友杖屨相隨時飲一盃酒時聽一曲琴以養太和之氣以寫伊鬱之情倂見皓首厖眉追香山之九老黃耇台背作熙朝之三朋允雖之藻思尚能歌詠其事以示來裔今姑不盡其言蓋有俟於異日也

春沼遺稿序 丙申○此下三首在芳村時作

昔晉王戎稱王祥曰太保在正始之際不在能言之列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德掩其言乎夫王祥屢一節士耳其積中而發外者為人所推尚如此矧乎躬行之君子乎故翊衛司司禦李公生有至性一飯一息未嘗忘親早襲庭訓被服詩禮誠意肫摯有默識之功又遊於外氏海莊韋士之門兩公皆文苑鉅匠也公擩染所及星斗之光固已粲然森羅於胸中而闇然不自見惟恐其言之過其行也務

絕浮華操心兢業義所不安雖千駟不顧也積行旣久人無賢不肖皆知敬而愛之當時士大夫無不延頸願交欲引以致之于經幄之上公愈自斂退晚年遯于嘉陵峽中自是身與文隱木石爲徒後生之欲摹畫公者邈然無以攀其高風並與其咳唾而不可得見矣公殁後遺稿若干篇始出余得以讀之曰嗟乎此吾友力行之餘也文則往復書狀爲多其言簡而盡繁而不厭其虛己與人忠厚偲切之意藹然可掬詩亦調古格清意態橫生蕭然有出塵之想公之平生用力不在於此而只此亦足以不朽矣傳云有德者必有言豈不信乎余曩從公遊望見其眉宇而鄙吝若失歸輒悠然若有所得今不見公已十數年矣摩挲遺篇典型猶存江皐風雪燈火熒熒每一讀而滿引一觴以澆胷中之氣顧不賢於對老兵而飲酒耶

送李生啓恭序

李君允重將歸德山訪余于芳村寓舍曰某旅遊經年頗歷世故今將歸矣某有幽憂之疾願賜一言以醫之余曰古語云三折肱爲良醫余嘗屢折肱而尚昧保身之方將何以語子乎夫疾病非自外來也臟腑虛損則客邪得以乘之欲補其虛而益其損又非專資乎刀圭鍼灸之力惟在於節飲食愼起居呼吸理氣使百脈流通不至停滯則客邪無所容而自然退聽此皆在我之事不待求之於藥石之外助而氣和身健壽何以不若喬松哉吾知李君有志之士也思欲以治己之術兼濟一世故于其別叙以勉之

樵隱 李東績 同敎 詩集序 丁酉

風人之詩大抵多勞人思婦憂愁感憤之作故其旨怨悱而不平後

世之詩多自鳴而求知於人故其辭以藻飾自好而務爲容悅得免此二病者惟不忮不求之君子可以當之然亦在乎性情與遭遇之如何耳昔人云詩能窮人又曰窮然後能詩苟性情得其正而遭遇不艱險則發而爲敦厚和平之音其人必康寧好德家用平康安在其能窮人也故同敦寧樵隱李公吾邑之望也公承先人遺緒足以享受逸樂而不敢暇豫自奉如寒士劬躬讀書而絕意干進口不道人之雌黃兢兢焉惟恐墜先人之業而以持盈保泰爲戒其子弟親戚隣里慕而化之循循然皆有謹飭之風嘗遊宦京城持被金吾郎署一日慨然歎曰吾將老矣若待宦成名立而始去豈知足之謂乎遂棄官而歸于楊根田廬一時賢公卿大夫士皆爲詩而歎美之以爲勇退之節邁于二疏公自是閉門息交百爲不嬰于心而獨好爲

詩每日課一作若值有故而闕焉則至歲盡之夕必追搆以足之投諸篋衍未嘗出而示人是詩也非有困心衡慮感觸而發者也非欲爭奇鬬妍求合於時人之眼也蓋欲以收放心除浮念戒妄談以葆吾真而已又不待物之來激而自發其性情故其旨儉而約其辭和而平脫乎二者之病而自成一家至如冠子諸篇字字切實得之於躬行之餘以裕後昆讀公之詩可以想公之平生矣余從公之胤子承旨君得見公遺集將以鋟梓索弁文於余公於余爲同鄉先輩慕迠有素故不敢固辭而爲之序

澤畔唱酬集序 戊戌○此下在濟州時作

光武二年冬余與李三隱尚書同被罪長流濟州入處于城北監禁之所扃鐍甚固入其門見前囚五人相迎于畿皆日下親知詩社舊

伴握手悲喜悅如夢寐自是前後因者共七人寢於斯食於斯未嘗須臾離也城枕大海頭風濤敲撼如萬馬騰踏之聲海天晴日恒少霾雨沈淫窈冥晝晦包黑不可辨物而諸人皆敝衣垢面或卧或坐如泥塑木偶嘿嘿相對不類人世生趣時於被窩寂寥之中忽閒抵掌而談擁鼻而吟於是卧者起眠者醒意思清越如聞太華鐘聲每一人得句衆輒依韻和之或一韻十次思竭而不知止蓋欲以消散覊愁非爲求工也既而篇什漸多輯成一冊命之曰澤畔唱酬集或笑之曰子欲追靈均之迹而不知所處之地有不同也昔靈均之放于江潭也仰觀宇宙之寥廓俯察山川草木鳥獸之變態一寓於騷而爲千古瑰麗之作今吾輩井坐而墻面所見不出乎庭際屋角所聞不過乎風聲水聲雖有稱物寄托之興奈無其境何余曰不然有

會心之境有寓目之境目境易窮心境無際余闌城之西有龍淵泛舟之樂城之北海水粘天萬里一色城之南漢拏羣峯出没雲烟仙人之所往來也吾於此數勝未能一見而吾心未嘗一日不在於其間吾又因龍淵而想江潭風景因海濤而想洞庭之波因漢拏羣峯而想九疑聯綿方其注想也神馳廣邈上下千古恍惚與獨醒老子評蘭譜菊和九歌而賦大招也朗然而吟泠然而返半畝園土豈能限吾神遊之境哉

瓊雷聯壁集序

余嘗讀宋史至紹聖之際東坡潁濱分竄事未嘗不喟然太息曰士之處世誠難矣哉坡公曾有生男愚魯之願豈非此耶及見文湖州與東坡詩有云西湖雖好莫吟詩其憂畏戀惓之意亦至矣然二公

之在謫也郵筒相續未見因戎而廢詩蓋戀國懷家憂患傷離之情非詩無以發之也鄭茂亭承宣及其弟葵園洗馬皆名高藝林為時人所推與蘇氏伯仲相似兄弟俱不能安於朝而一時分竄亦相似兩島相望隔以大海每有船便輒以詩相和東坡詩所云縱道瓊雷雲海阻聖恩猶許遥相望者其情事又何其相似也於是輯錄其往復詩篇凡數百首名之曰瓊雷聯璧集蓋以金島濟州比古之瓊雷也噫自古斥逐不遇之士概多為名所累而文章尤為名之囮也若使蘇氏兄弟早得去累絶囮碌碌不見稱於世必無瓊雷相望之苦雖至老白首而對床聽雨亦可也然則後之人亦無從而知有蘇氏兄弟矣二者將奚擇焉

道軒姊兄八十歲序 庚子

前庚子歲姊兄道軒令公館于我家之甥室允生纔六齡矣父母以無他長子弟命允充將命應對之役時我公弱冠英發已具成人之德藝而允尚未免孩抱也伊來六十年間兩家經歷盛衰風霜凋落惟餘吾二人尚在而今年復值庚子之歲感念疇昔杳然如隔生事雖欲復爲將命之役不可得矣明年即我公滿八之歲也夫人壽八十百無一二此誠人家莫大之慶允雖跡滯窮島不得與元朝觴祝之筵然豈可無一言遙伸賀悅乎嘗讀大雅旣醉篇歎詩人之善於頌禱而求之於今惟我公可以當之其一章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言君子而後能享壽考景命之福也其二章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言君子求福不回能致光大之美非若小人之幸而得福闇闇而無可稱也其三章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夫昭融而至於高朗言其表

裏無疵俯仰不愧如此然後可以稱令終苟有疵可愧則雖壽而且康便非令終矣以上三章所云非我公修善致福之原乎其四章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此以助祭者而言然古人於賓主威儀之際肖禍福詩云彼交匪傲萬福來求者此也我公持身莊敬接人以和暴慢鄙悖之意遠於辭色之間此公威儀之修而福之所以來求者也其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自先世以來被服儒術著書滿架至公先大人溪墅先生以博聞邃學隱居行誼為湖右人士之所宗仰公克紹裘業勉修天爵忠養備於華陵榮馳及於泉隧非君子之孝子乎公有五子服公之訓皆以孝友飭行為鄉里所稱非孝子之錫類乎其六七章言其化行室壺慶衍祢胤也其八章曰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昔吾姊氏女中之賢士大夫也

發言制行皆可以作彤管之徽範其諸子婦從以化之閨門肅穆人無閒言而兒孫滿堂皆有麟角鳳毛之祥此豈非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乎然則旣醉一篇乃頌禱之詞期望之語而今我公實有之非天之偏厚於我公卽我公之修有以致之也公晩而釋褐恬於進取介然自守跡不及於權勢之門故位至三品而立朝蓋無幾日雖名在朝籍身超物外一切世故家累不嬰其心故今年躋八旬而視聽不衰神氣淸旺惟日夕子弟定省領答之餘卧看穉孫遊戲鑄鳳凰果碁子觀其志趣以爲娛樂由此而頤養引年則喬松之壽未足多也允幸得生渡瘴海異日從公于錦水之陽奉流霞之觴誦旣醉之詩公必怡然聽之曰言有物

燕巖集序 壬寅○此下在蒼谷時作

天將啓開物成務之運必挺生異人於數世之前以肇發其端而其效乃著於數世之後在昔歐西之蒙氏盧氏政治家說當時人皆不顧今則爲環球所尚之書奉若金石論者以爲世界政變之一大樞紐故有用之書如種麥于田經四時而乃熟以濟烝民無實之言如草花菜葉落地便生暫悅人口眼而已燕巖先生生于百六十六年之前當是時我國朝野無事閉門自好不知門外事靡徒我國爲然東洋世界皆在同夢之中靡徒東洋皆然則泰西諸國亦未盡開之時也先生起於極東僻隅之邦草昧混沌之際獨察時局之將變傷國勢之委靡而身在布韋言不見重僅借區區筆墨以紓其胷中之所積其嬉笑怒罵有倫有脊皆成自然之文章於是世之愛讀者甚多其知者以爲經濟之文其不知者以爲遊戲翰墨然先生之苦心

警世之意終未能暴白於世蓋其時拘於俗尚不敢盡言惟時露其鋒穎耳今試考集中所言與今日最要最重之時務諸學不謀相合者畧舉其槩以證之愛吾廬記曰民物之生未始有別人與我皆物也一朝將己對彼稱吾以異之於是乎不勝其私而其離吾之身漠然而不相涉此今日平等兼愛之論也會友錄序曰我國無百里之邑千室之聚而議論之家四焉名分之家四焉嫌於形迹拘於等威相聞而不相知相交而不敢友秦越華夷比屋連墻而居何其隘也此今日羣學之趣也論原道書曰道者合仁於人而言之也答任生書性者從心從生心之具而生之族也無氣則命絕性安從生非生則性息善安所係茍究天命本然則奚獨性善氣亦善也萬物含生莫不善也此今日哲學之旨也名論曰天下者㮙然大器也何以持

之曰名何以導名曰欲何以養欲曰恥使天下之人漠然無好名之心則先王所以長民御世之具忠孝仁義之實舉將漠然為空器其將安所托而自行乎此今日名譽之說也農說曰四民之業皆待士而成後世農工賈之失業卽士無實學之過也北學議序曰吾東之士生老病死不離疆域謂禮寧野認陋為儉所謂四民僅存名目而至於利用厚生之具日趨於困窮此無他不知學問之過也此今日農學工學商學之意也初歐人閣龍氏始說大地之圓東洋人聞之而不信哥白尼為地動之說而東洋未之聞也地轉之說先生實倡之其言曰西人既定地為球而獨不言毬轉是不知圓者之必轉也若使大地不動不轉塊然懸空乃腐水死土立見其朽爛潰散安能久久停住乎今此地球面面開界種種附足其頂天立地與我無不

同也又曰月中世界當似此地又曰地在太空當一小星又曰地當有光遍滿月中由今觀之與西士所言一一符合此今日格致之工也洪範羽翼序我國山多野小金銀銅鐵往往而出若采礦有法鼓鍊有術則可以富甲於天下當時不知礦山之爲何事論礦利之富國自先生始此今日礦務之學也其論車制也痛陳我國運途之艱難貨財之蹇滯以致民生產業之貧其咎由於車制之不行此今日鐵路之議也其議泉幣也曰銀者財賦之上幣而天下之所共寶也乃者民俗狃於錢而不習於銀遂歸物而不入於幣年至曆咨所帶包銀不下十萬而所易者只是氈帽而已舉千年不壞之物易三冬弊棄之具載採山有盡之貨輸一往不返之地天下拙計莫甚於此此今日原貨之謂也北學議曰學問之道無他有不識執塗之人而

問之可也恥己之不若人而不問勝己則是終身自錮於固陋無術之地也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况中國乎益是時惟通中國故其言如此若在今日何往而不可學哉此今日遊歷學習之事也凡此十條所說皆西人之竭力推究專精覃思奔走列國驗以經歷或百年二百年而僅得其一二者先生乃雍容坐而致之揚扢於談笑之際發揮於篇章之間近世談時務者之所津津樂道者無一不在於其中夫所謂俊傑者謂識當世之務也今先生洞觀宇宙之變雖知其言之不用於當世而留待於百年之後將以開發人智收其遠大之效可不謂間世之英豪東洋之先覺乎或曰先生之時未見泰西文字何其言之與西人之學理政術一一相符乎曰泰西善法未嘗不暗合於六經先生儒者也其經術文章皆自六經

中來其言之相符曷足異也但患世儒滯於空理不究實事士大夫不留心於經濟以致國勢日卑民生困瘁至使西人疑六經爲無用之書可勝歎哉何不讀先生此集可知今日致此之由非六經之咎也

法政學界月報序

古語云天生萬民各授其職職有職分之職有職業之職通而言之則生民之義務也何謂義務人之所當行之事也人之生也不能不衣食資活其長也不能不與人交涉法律所以護身也經濟所以養身也知養而不知護則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知護而不知養則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故二者不可偏廢也苟能明識法律則活潑行動於範圍之內自反而縮有千萬人吾行之氣槩苟

能勤修經濟則康濟身家比屋可封絶其依賴之志發其慈善之心愛國之誠自然而生不待驅而之善而後從之也古昔聖賢講明治道千言萬語其要不出於此今歐美諸國所以致富强之業而成文明之治者其法不越於此宇內學校林立教科千種演說萬端其旨亦不外於此我國之人遊惰成性而昧於義務薄視法律以爲申商之末流不屑經濟以爲樊遲之卑見其高者坐談性命飾智驚愚下者請托營生驕其妻妾坐此全球競爭之秋悠悠度日頭白無成以至誤國誤身而曾不覺悟豈不悲哉普成學校主務諸員爲是之憂既設法律經濟二科以教授學生又輯衆說發明本旨逐月刊布以曉世人之耳目名之曰法政學界學界者爲學之範圍也蓋欲使人人皆知當行之義務不在於他而在於護養其身由身而及家由家

而及國其道至要而其用甚大在下而不援上居上而不陵下各守其分攜手同歸於自由之鄉而吾人之義務盡矣若存界外之想泛濫涉筆評論時政臧否人物以求悅於人目則非本報之義務云爾

城山雅會集序

昔季子觀風列國所至必與公卿大夫之賢者相交趙孟聘鄭而宴與諸大夫賦詩言志飲酒樂出而語人曰吾不復此矣蓋言其樂之甚也子與氏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若在同國取友不能無所挾如孟獻子之忘勢與夫能忘獻子之家者蓋亦鮮矣故樂莫樂於天涯知己心無所挾快莫快於寄情詩篇出乎性情之正也余少有桑蓬之志今焉濩落老白首不敢作遠遊想本年夏奉 勅東渡使事既竣滯留客館青萍子爵為余置酒于城山園為河朔之飲

簡邀當世之耆儒宿士鴻匠鉅工以及女士之馳名繪苑者咸來在座鬚眉皓白衣冠古雅各通華剌皆吾平日耳其名而所願見者也是園也有茂林脩竹清泉白石大有蘭亭之趣於是安几於石牀之上行酒於松陰之下或飲或歌或碁或琴轟笑暢談不知日之將夕既又擘牋磨墨恣意揮灑以詩畫紛紛相投戩戩如束筍矣余以篤步不能追天閑之逸足收拾還寓遊覽之暇次第依韻和之輯唱酬諸作名曰城山雅會唱酬集藏諸巾衍青蘋子復胠篋而取之將付剞劂以爲他日紀念之資且索弁文余辭不獲已乃復于青蘋子曰允之此行所得甚富豈非暮年光華乎允於季子趙孟無能爲役然諸公皆一時之賢者也乃折節與遠人交共盡一日之懽肝膽相照如秋月寒水曠然無挾吐屬清雅發於天籟之自然其樂可勝言耶

余將攜卷歸國常置案頭每一念至輒開卷諷詠凝神流睇以慰停雲之思文之工拙又不足較也

百科全書序

昔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九邱八索當時號為博洽然邈矣鴻荒文無足徵遠夫秦火以後廣求遺書漢劉歆輯為七畧晉李充分為四部書籍漸備有充棟汗牛之勢至清紀昀所集四庫全書出而載籍極博無以復加矣今焉六合之外舟車四通前人所述山經海志奇詭荒唐之書皆屬烏有无是而萬國之風土人物政治技藝之術民生日用必要之書得未曾有浩如淵海不可勝收東京有志之士刱立日韓書房裒集羣書提綱絜要為百科全書以資考閱於是前日所稱七畧四部不過為東洋書籍之一小部分而回顧汪洋書海

不免河伯之歎矣或曰人之聰明有限而世界之書籍無窮今欲以一目遍觀雖終身披閱無以涉其津涯得無甫田之譏乎余應之曰顏氏不云乎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學問之道博而後能反約如博而不約則汗漫而無歸宿之處故爲學者如羣飮於河各充其量何必效夸父之盡飮一河然後乃可療渴乎吾願世之讀是書者毋患科目之多惟此百科中隨其性之所好可適於用者各取一二科務得其要領則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

呂荷亭六十一歲序

呂荷亭學士自弱冠獨步文苑一時藝林詞藻皆經其品題世所稱回甲老人長進之祝多出其手是年黃鍾之月荷亭之六十一度生朝屆焉於是文苑諸公莫不染翰操紙欲爲荷亭壽躊躇而不能下

筆益壽序文字荷亭前述已備更無剩語可以爲荷亭壽者也雖然猶有說焉夫壽有引年之壽有不朽之壽引年之壽有時而盡不朽之壽與天地蔽古人有三不朽之語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以言乎荷亭之德則心無畛域憂人如己獎勵後進訓誨不倦所至有吾家先生之稱以功則當此詩書束閣之秋力排衆議獨以古文辭自命雖未能障回百川庶幾有頹波砥柱之勢以言則詞氣塗潢天葩爛漫言滿一世著書等身殘膏剩馥爲後生之所沾溉此三者皆不朽之資而壽之永久者也荷亭兼有之此天之所以壽荷亭也如人家之壽考福祿丞祝頌禱之辭曷足爲荷亭道也吾知他日有良史書于策曰大韓維新之初有呂荷亭先生者獨抱遺經以扶植斯文爲己任後世之有讀書種子實荷亭之力其爲不朽當如何哉荷亭聞之

當撚髯一笑而不辭也

雲養集第十卷終